說郛卷第

聞見襍録一卷

衛節

太宗為殿前都點檢有殿直衛節執諸樞府樞相王朴曰太尉軍制殿直廷臣無迴避礼太祖即位每嘆曰安得王朴者相之

執政奏事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即位之明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使徹其座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

仁宗禱雨

慈聖光献皇后養女范觀音得幸仁宗温成患之一日歳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燃臂香以禱宫人内璫左右皆燃之祈雨之術倫尽天意弗荅上心憂懼温成養毋賈氏宫

中謂之賈婆々威動六宫時相認之以爲姑乃陰謂丞相
請出宫人以弭災变上從之温成乃白上非出所親厚者
莫能感天意首出其養女以率六宫范氏遂被出而雨未
應上問臺官李東之曰惟册免詔未行耳是夕鎖院賈氏
营求不獲相
從工部侍郎拜武鎮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北
京雨遂霽

仁宗出女口

先公為諫議論官王得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宫禁
事卿何從知先公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
則為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咲曰朕真宗子卿王某
子與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有之在朕左右
亦其親近且畜之如何先公曰若在疏遠雖畜可也臣之
所聞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

夫錢三百貫即令出內東門了急来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既以臣奏為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且人禁中徐晝之上曰朕雖為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不忍出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畱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宮女已出門東復動容而起

太平之象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营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先君不荅退以紅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恨為明日真宗出䟽文正公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

敏對

丁晉公嘗忌楊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鬚拂地晉公曰

內翰拜時鬚撤地起視拂塵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時人称其敏而有理

太祖截宮人腕

太祖一日幸後院觀牡丹召宮嬪將置酒得幸者以疾辭再召復不至上乃親折一枝過其舍而簪於髻上上还輙取花擲地上顧之曰我艱勤得天下乃欲一婦人敗之邪即引所佩之刀截其腕去而

太祖射殺金城夫人

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固辭上復勸之顧太宗太祖曰金城夫人親折此来乃飲上遂命之太祖引弓欲射而殺之太宗即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為社稷自重而上飲射如故

乖崖義使

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隣家至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失其自慎嘗私用官錢為官僕所持欵娶長女拒之則畏禍與之則女子失身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候其僕出即曰我白汝主人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强之而去出城使道馬前至崖間即跪其罪僕倉皇間以刃揮墜崖中歸告其隣曰盛僕已不復來矣速帰汝鄉後當謹子事也

太祖御太方鎮

太祖即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諸方鎮授以弓劍人馳一騎與上私出國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間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殺我為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諭之伏地不敢對爾輩真欵我為主耶方鎮皆再拜稱萬歲上曰爾輩既欲天下主爾輩

當졍臣鄭今後毋或偃蹇方鎮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

李文靖端默寡言

李文靖端默寡言堂下花檻傾圮經歲不問魚軒一日語之文靖不荅累以爲言文靖曰豈以此故動吾一念哉亦不知文旣薨臧夏顏色不變吐香如蓮花七日不滅

夜光珠

廣東老媼江邊得互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絮中夜輒飛去及曉復还媼懼失去以大釜煑之至夜有光燭天隣里驚之以爲火也兢往赴之光自釜出乃珠也明日納于官府今在韶州軍資庫予嘗見之其大如彈狀如水晶非珠也其中有北斗七星隱然而見煑之半枯矣故郡不敢貢於朝

金州石洞

金州道左右洞石入洞十里有石門門間有仙人像半掩扉外又有白石龍一條凡覩者必執炬而入有落燼即旋失去之每旱必往祈請及出洞門必有書字記雨之多少商人或過洞外必森然心動莫不加敬

聖泉

夔峽將至灩澦堆峽左岩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請之石洞而初無泉也至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人土地人渴以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萬姓渴以隨深水大注時正月雪下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氷凡呼者必以万時如必以龍王如呼之水於是出矣

揚州瓊花

揚州后土庙有瓊花一珠宋丞相構亭花側搒曰无双謂天下無别株也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春輒枯遂復

載迓廟中欝茂如故

張文懿作相

張文懿為射洪令出城遇村寺老僧于道邂逅過之必以出迎文懿怪而詰之僧曰長官来則山神夜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為誕使僧問其所以夜夢告僧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不復相矣文懿驚駭大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正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雲長官復為相日當来但減筭尔後文懿再入中書

王牒

太宗即位以太祖諸子並称王子嘗曰猶我子也何有分别其皇后族遂不以疏客尊卑皆加皇字故有皇兄之類非典故也予丞宗正嘗建言乞以春秋之至名冠其父祖所封國王子曰王孫惟皇子得称王焉時相吕申公喻太

常少卿梁壽阻格不行宗正寺玉牒仙源類譜皇屬即日
慶曆八年張文定以翰林學士為宗正寺修玉牒官修奉
之後至元祐元年凡肆十五年玉牒官皆一時名人宋次
道輩是也未嘗成書仁宗朝官制行分隷宗正寺至予為
正方建明脩宄其間最难取會者宮禁中事与皇族女夫
官位耳皆慶歷前皇族女尚少至元祐間不下萬員予請
於朝宮禁事乞會內侍省御藥院皇族女附予屬籍不必
書其官但書某適某人可也朝廷從之遂獲成書然玉牒
事迹皆取三省樞密院時政記与日歷脩著其禁甚嚴元
祐末遂令使院官修撰送宗正寺書錄丞失其人非典故
与官制也亦自予罷丞今十餘年不聞復進書失国書嚴
奉未有如玉牒者祖宗以来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縹
黃金軸神宗時言為皇金梵夾以軸大难披閱也予進神
宗時續玉牒初自用此制又以黃金為匣鎖鑰皆黃金也

進畢奉安於太廟南宗正寺玉牒殿予初曰執正官乞修
寺書自司馬丞相無一人知此典制者皆曰玉牒用玉簡
刊刻如冊者也其玉牒典制尚不悉知書之之廢亦宜矣

四朝聞見録甲至戊五卷　宋葉紹翁 九泉人

紹翁恭聞南渡已來四朝史事雖已浸備采野史以補國史之闕蓋故典也愚不自揆得之見聞緝為一書曰四朝聞見録庶補國史之闕敬鋟諸梓務在增廣參驗允孝子順孫思欲發揮先業縉紳先生不忍棄置異聞亟望垂教

賜燕滌爵

賜酒群臣無滌爵之文孝宗錫宴内朝丞相王淮滌流於酒已則復縮滌入袖觀吴公琚兄弟預燕上其飲酒輒有难色微和左右知其故後有詔自淮始

衣被

大臣見百官主賓皆用朝服時暑伏甚丞相王淮躰弱不能勝悶至絶上亟詔醫疾有間後有詔許百官以衣自淮始

張司封廟

張司封廟號昭貺即祐中尚書兵郎張公（国史作兵碑又作太常祠典夏工部員外俗呼司封）字伯起景祐中出為兩浙轉運使杭州江岸率用新土潮水衝擊不過三嵗輙壞夏令作石隄一十二里以防江潮之害既成州人感夏之功慶曆中立廟於隄上嘉祐十年贈太常少卿政和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併賜今額紹興十四年增灵感字紹興三十年增順濟字予以本末攷之初無神恠之事今臨安相傳以伯起治潮三年莫得其要顚不勝阨憤尽抱所書牘自赴于江上訴于帝後于所寓夢於伯起繼是修江者方得其說隄成而潮亦退蓋眞野人語也江之所恃者隄安有伯起不知以石代新土之便工未及成効匹夫溝瀆之為此身不存而憑虚怱之夢以告來者万一不用其夢患當何如是尚得生名之智歿謂之神乎沿江十二里要是上至六和

塔下至清門正昭貺所築今顧誘之錢王則尤繆矣武林
本曰虎林唐避帝諱故曰武林如以玄虎為玄武之類山
自天目而來為靈隱後山頓伏至儀王墓後若虎昂首頗
下石隱〻有斧鑿痕故老相傳以為太祖又以為徽宗用
望氣者之言鑿去虎頗又謂高宗嘗占夢為虎所驚因鑿
焉未知孰是今行宫有小山曰武林道士作亭其上環以
蒼竹蓋因一小土阜為之非林也道士焉如劉間因而餽
楼公齋宿丐詩以詠其亭詩中用事最為精博曰武林山
出武林水灵隱後山毋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孜其来
真有以也蓋灵隱之上即武林之山洿泉之水即武林之
水謂此山亦復用此名則竹宫培塿之土非武林明矣老
筆殊使人畏也末章乃謂鑿井建緇黃庬以厭王氣疑此
山為武林餘脉是有收拾人情之論當以前章為正云

高宗六經

高宗御書六經嵩以賜国子監及石本予諸州庠上親御
翰墨稍倦即命呉后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　万年国清
李宗喜占對宋之瑞面對上問以所居之瑞對曰臣家於
天台上又問曰彼多名山勝刹孰為之冠之瑞對曰唯是
万年國清上大嘉歎遂兩制云三衢毛澤民以薦者面對
徽宗上問以所居江郎山高可幾許澤民姑大言曰五千
丈上質以何以驗之毛對曰臣日斜時視景上喜其捷

皇甫真人

皇甫真人號為有道術善風鑑高宗間因大雪中召入以
手提其所衣繒綮至数襲謂皇甫曰先生亦怕冷耶皇甫
從容對曰臣聞順天者昌時逆亮謀南寇故皇甫以對上
悦後又自出来上叩其所以来則曰做媒来臣爲陛下
尋得个好孫媳婦上問謂誰則以慈懿皇后對右大將子
也生於营中生之日有黒鳳儀于營前大黒石上人謂鳳

賔鸞鶩石則玄玉慈懿小字鳳娘盖本於此后既為太子妃至許太子左右於高孝兩宮高宗不懌謂憲聖曰終是將種吾為皇甫所誤孝宗屢訓妃宜法太媽〻即憲聖螽斯之行汝即胥與太子爭吾寧廢汝上欲懼之未嘗眞欲廢之也后因驚憤疑其說出於憲聖會光宗即位大惡近習忽手批付內侍省取其尤黠者首級盛謂即陳源其黨亟奔訴以重華有急教曰吾兒息怒光皇雖即奉旨而詞色加怒意欲他日盡如此曹由是宦者相懼而謀所以間三宮者光皇適感心疾久缺定省重華憂之得草澤良藥為壹大丸疾可立愈欲宜賜恐為后所沮使光皇問安即面授之宦官因閒慈懿云太上只等官家過宮便賜藥後右使覘北宮果有藥后遂特嘉王泣而訴之上上由此堅不肯詣太上先是上之未疾也常獨幸聚景兩制俱扈從惟吳琚侍制以疾在告上將進酒於荼蘼花下言者飛章交至謂

太上每出幸外苑必恭請光尧上方怒言者遂以重華亦
有不曾恭請光尧之時以語從臣適太上命黄門持玉巵
暨　以賜會上怒未息以手顫誤觸巵于地黄門歸奏
遂隱言者之事但云官家終見太上奉憲聖幸東園閱市
而上偶不記太上左右陰飂雞數十故使捉之不獲乃相
與太呼曰今日着雞不著蓋臨安以候人飲食為捉雞故
此激太上怒太上陽若不聞而玉色微变自上以疾不詣
北宫至孝宗大漸終弗克执喪与憲聖焉殁而莫有嘗藥
皆為窟官所誤云

揚沂中允西湖

言者疏奏揚沂中擅灌西湖水入私第上徐曉言者曰朕
南渡之初虜人退而群盗起朕重困赤子用議者羈縻之
寀刻印盡封群盗大者郡王小亦節鉞所自有者惟浙数
郡猶豫未決會諸将盡平群盗朕已發願除土地之外凡

府庫金帛俱寘不問沂中故有餘力以給泉池若以諸將
平盜之功論之雖盡以西湖賜之曾不為過沂中此事惟
卿欲之言者皇恐而退

憲聖不妬忌

憲聖初不以色幸自南渡以來以至為天下母率多漁貫
以進即以疾辭恩陵念其勤勞之久每欲正六宮之位而
屬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奉行上嘗語憲聖曰極知汝相
同勞苦反與後者齒朕甚有媿俟姐姐（謂太后）歸尓其選巳
憲聖再拜對曰大姐姐遠出北方臣且缺於定省每遇天
日清美侍上宴集纔一思之肝裹淚下臣妾誠夢不到此
上為泣下數行愈以后為賢暨太后既旋鑾馭以何嘗與
憲聖均為徽宗左右徽宗遂以憲聖事高宗太后恐憲聖
記其微時事故無援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請曰德妃吳
氏服勞之久外庭之議謂其異主中饋更合取自姐姐教

旨太后陽語上云這事由在尔而陰實不欲上遂批附外
廷曰朕奉太后之命云德妃吴氏可立為后后遂開擁佑
三朝之功云

佑聖觀

古冡無佑〻即右賜佑聖觀扁冡者為右羽流固爭以為
觀中無人何以自立至聽之礼部旨從之非古冡也識者
為既從佑字則不當用冡觀為孝宗潛邸先是有神三見
于雲端孝宗為之拜跪既即大位賜邸為觀蓋龍潛初志
也

勵孝

寢室傍規小室若令小孝有冨貴必從勤苦得男児須讀
五車書二句上自訓拄文讀書之地故書此以厲之

寧皇二屏

寧皇命二小黄門常背二小屏前随導其所至即面之屏

書戒曰少飲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折二字為二屏以示之故每飲不過三爵宮中動邻呵魏黄衣至不之避自以補華舄浣紬衣爲便左右至以語激上則應曰毋作聽明乱旧章蓋孝于永嘉陳氏傳良嘗尊上以此故終身不忘大臣進擬不過晝可謂之請批依龍顏隆準相者謂真老龍形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名游字當從觀平声至今謂觀去声蓋毋氏夢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為字而其名云或曰公慕少游者也曾祖名細字農師有孝行有詩說傳於世父宰祖半山後以新法浸與公絀與間已為浙漕顛所窜一有司竟首秦熺(作熹)寘公於末及南宮一人又以秦檜所諷見黜蓋疾其喜論恢復紹興末始賜弟孝詩於茶山曾文清公其後冰寒於水云嘗從紫岩張公游與知西北事

天資慷慨喜任俠常以據鞍草檄自任且好結中原豪結
以臧厲自誓商賈仙釋詩人劒客無偏交或疑其交游非
類為論者所斥上怜其才旋即復用未內禪一日上手批
以出陸游除礼部郎上之除目自公而止其得上眷如此
公早求退往來自若耶雲門雷賓款恰以觴咏自娛官已
階中大夫遂致其仕誓不復出韓侂冑固歎其出落致仕
除次對公勉為之出韓喜陸附己至出所愛四夫人擘阮
琴起舞索公為詞有飛上錦裀紅皺之語又命公酌青衣
泉旁有開成道士題名韓求陸記之極精又且以坐客皆
不能盡一瓢惟游盡勺且謂掛冠復出不惟有愧於斯泉
抑且有愧於開成道士先是慈福賜韓以南園求記於公
公記云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志知上倚公而不知
公之自處與上之倚公本不自伴蓋寓微詞也又云游老
謝事在陰澤中以公手書來曰子為我作南園記豈取其

無諫言無修辭之以尊公之謂欲公已賜兩第人謂公探
孝宗恢復之志故作為歌詩以恢復自期至公之終猶畨
詩以示其家云王師尅復中原日家祭無忘告老翁則公
之心方暴白於易簀之時矣又有鄭棫者嘗第進士自作
南園記并礱石銘以献韓以陸記為重仆鄭石瘞之地後
韓敗鄭竟免莆陽陳讜文人也輸灵壁石以壽韓至刻金
字于石称之曰我王又有某人以賜字分為九題如錫壽
錫福之類為挽以献韓〻敗有為陳瘞石于地者會捜地
窖鑑然有声則陳石也遂為言者所彈陳畨題三第觀梅
亭詩有竹窓不知雲欲雨山高尽見水朝宗之句継是猶
未能和者翰墨本扵顏蔡世以不得其字為憾獨附韓一
節為恨官爵自有定命特諸人自言不遇尔

高宗知命

高宗自能推步星命或臣下不能經始仰福聖眷則曰吾

奴僕宮是陷故也

閱日南園記

前所載臣僚論伲胄鑿山為園下瞰宗庙穷奢極侈僭擬宫闈又云剏造亭館震驚大庙之山宴樂咲語声徹神御之所盛及路馬礼数當誅簡慢宗庙罪宜万死盖自寧壽記梅亭而止太室之後山皆觀中地也韓伲胄擅朝旧居于大庙側遂奄觀之山而有之為閱古堂為閱古泉旧名青衣有青衣童現泉上故名為流觴曲水泉自青衣下注于壑十有二折旁砌以馬瑙流泉而下瀦於閱古堂渾涵数畝有桃坡十有二級夜宴則殿岩用紅灯数百出於桃坡之後以燭之其雲岩之最奇者曰雲尽岫寒命程有徵校通鑑于中伲胄居之既久歲累月積剔奇抉勝洗石而雲根出剗土而泉脉見危峯穩石浅濟深治窈窕渟滐疑為洞天福地之居不数其為在天衢只有咫尺後韓敗尽給还寧壽今後為某

地云又慈福以南園賜佗胄有香山十樣錦之勝有奇石為十洞有亭〻頂晷以文香山本蜀守所献高至五尺出於沙蝕濤激之餘玲瓏壁立在陵風閣下皆記所不載予已畧具記于前集近聞併閱古記不登於作記者之集又碑已仆衢後人無復考其詳今併載二記云閱古泉記云太師平原王韓公府之西繚山而上五步一磴一壑崖如鼉伏徑如驚蛇大石礧〻或如地踊以立或如空翔而下或翩如將奮或森如欵搏名葩碩果更出互見壽藤怪蔓羅絡蒙密地多桂竹秋而華敷夏而攈解至者應接不暇及左顧而右盼則呀然而江橫陳豁然而湖自献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為者其尤勝絕之地曰閱古泉在番玉亭之西繚以翠麓覆以美蔭又以其東何故洛海之日既望之月泉輒先得之袤三尺深不知其幾也霖雨不溢久旱不涸其甘飴蜜其寒氷雪其泓止明清可鑒髪而雖游塵

墮華常若有神物呵護屏除者朝暮雨暘無時不鏡如也
泉上有小亭〻中置瓢可飲可灌尤宜烹茗釀酒為宜他石
泉皆莫逮公常與客相羊泉上酌以飲客游年最老独尽
一瓢公雇而喜曰君為我記此泉使後知吾輩之游亦一
勝也游按泉之北有唐開成五年諸葛鑑元八分書題名
蓋此泉湮伏弗耀日者幾四百年公乃復發之時閲古蓋
先忠獻王以名堂者則泉可謂遠矣游起於告老之後而
道士為有姹女視泉尤有媿也幸旦暮得復帰故山幅巾
短褐从公一酌此泉而行尚能賦之嘉泰三年四月乙巳
山陰陸游記南園記云慶元三年二月丙午慈福有旨以
別園賜今少師平原郡王韓公其地實武林之東麓而西
湖之水匯于其下天造地設極湖山之美公既受命乃以
禄入之餘葺為南園因其自然輔以雅趣方公之始至也
前瞻却視左顧右盼而規摸定因高就下通窒去蔽而物

象列奇葩美木争效于前清流芳石若顧若揖於是非觀
傑閣重堂廣所上足以陳俎豆下足以奏金石者莫不畢
備升而高明顯敞如恍塵垢入而窈窕邃深疑於無窮既
成悉取先　魏中献王之詩句而名之堂最大者曰許間
上為親御翰墨以揚其顏其射所曰和容其臺曰寒碧其
門曰藏春其閣曰凌風其積石為山曰西湖洞天其瀦水
藝稻為田為場為牧羊牛畜鴈鶩之地曰帰畊之莊其佗
因其實而命之名則曰夾旁曰豁望曰鮮霞曰矜春曰歲
寒曰忘機曰照香曰堆錦曰清芬曰紅香亭之名則曰遠
塵曰幽翠曰多稼自紹興以来王公将相之園林相望莫
能及南園之髣髴者公之志豈在於登臨游觀之美哉始
曰許間終曰歸耕是公之志也公之為此名皆取於忠献
王之詩則公之志忠献之志也其献中同時功名富貴略
相将者是無其人今百四五十年其後往〻寂寥無聞韓

氏子孫功足以銘彝鼎被絃歌者出相踵也逮至于公勳
勞王家勳在社稷復如忠獻之盛而又謙恭抑畏拳拳志
忠獻之志不忘如此公之子孫又將視公之志而不敢忘
則韓氏之昌將與宋無極雖用之齊魯尚何加哉或曰上
方倚公如濟大川之舟公雖欲遂其志其可得在是不然
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知公之勳業而不知公之
志此南園之所以不可無述游老病謝事居山陰澤中公
以手書來曰子為我作南園記游竊伏思公之門才傑所
萃也而故以屬游者豈謂其愚且老又包掛衣冠而去則
庶幾其無諛辭無侈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歟此游所以承
公之命而不獲辭也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賜紫金魚袋
陸游謹記鎮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建康軍府事
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吳琚董書并篆額上真
大書南園記字非篆也不用螭首繪以雲鶴云云

南园記考異六

武林即今靈隱山南園之山自浄慈而分脉相去灵隱有南北之間麓者山之趾以南園為灵隱山之趾恐其不然惟魏樓公賦武林之山甚明園林中有亭曰晚節植菊二百種亦取其祖詩句詩中不及云

四夫人

侂胄所幸妾同井著者為三夫人號滿頭花新進者曰四夫人至通宮籍慈明常召人入見賜坐以示優寵四夫人者即與慈明偶席蓋娭也慈明衘之迨韓為鄭發所剚諸婢皆遣还其父母慈明特旨令京尹杖四夫人而遣之

相押字

丞相王沂中閑居郊行遇相押字者相者以箪礼進王拒之但以所執杖大書作一畫相者作而再拜曰閤下何為微行至此宜自愛重王愕然詰其所以則又拜曰土上作

一畫乃王字也王咲批緡錢五百萬仍用常所押字命相者翌日詣司帑徵取司帑持券熟視曰你何人乃敢作我王屓押来賺錢吾當執汝詣有司相者具言本末至声屈冀動王听王之司謁與司帑同列醵金五十緡与相者ゝゝ持金大慟痛罵司帑而去間因僉押支用歷乘間白王前日王批與相者五百万有之乎王曰是司帑進曰某以非恩主押字拒之衆人打合五十千與之矣王驚曰汝何故不可他今日說是王者来日又胡說增添則王之謗辱矣且恩主已開王社何所復用相王起而撫其背曰你說得是就以予相者錢五百万旌之

吳雲壑琚字居父番守建康高疎寮仰孫授徽倅道出金陵投以詩曰四朝渥遇鬓微絲多少恩榮世共知長樂花深春侍宴重華香暖夕論詩黃金贏滿無心愛古錦囊歸有字奇一咲客陪朱履客看臨古帖對梅枝公之客曰儲

用項安世周師稷刘翰王輝王明清晩得王大受及子姪
之授官者允游從皆極一時之彦公他無嗜好居近城東
樓孝皇為書扁以賜不名其名而名其官樓下設維摩榻
尤愛古梅日臨鍾王帖以為課非其所心交者迹不至此
高氏独知詳故落句及之
宣政極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為恨遂用龍涎沉
腦屑灌蠟炷列两行數百枝焮明而香滃極天下之所無
也建炎紹興久不見此惟太后旋鑾沙漠復始夀上極天
下之养故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
至奉卮白太后曰獨頗愜聖意否太后謂上曰尔爹每夜
常設數百枝諸貴人閤分亦有之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謂
憲聖曰如何得比爹富貴孝宗以奉太母故加養

吴郡王益太毋地也秋氣高清聖情怡懌至於手書御礼一聯云趣此一天風月好擕香酒熟待君来命近璫持以賜益入對頓首称謝上咲曰卿復當折簡耳

韓侂冑既敗群婢放逐之時韓門巷至有三數輩皆称為某妾某人父母蓋其宛轉而入皆謂父母宫中遂命顒認父母者听除首餙衣服之外不許以奩載出金釵至揷滿頭衣服至着數襲市人利其物而因以轉貿其身故相兢相逐顒為之父至有引郡妾之裙必欲其同帰者亦足一咲也亦足為鑒云

或問余曰今九里松一字門扁吴説所書也字何以金余謂之曰高宗聖駕天竺由九里松以入顧譽有扁曰取

入款自為御書黼黻湖山命筆研書數十番嘆息曰無以易説所書也上命匠就以金填其字復揭之一字門云

憲聖召秦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曰食此以久又魚視此更大且多容臣妾翌日供進夫人帰亟以語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擀鮮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咲曰我便道是無許多青魚夫人誤耳

金鳳花如鳳味飛舞每種各具一色聚開則五色成花自夏至秋尤盛謂之金鳳花中都官閨間謂之鳳兒花慈懿之生有鸞鷟于黒珉名曰鳳娘迨正坤極六宮避旧韓称曰好児女花至今猶然

陸放翁祭朱文公云指百日起九原之思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耄神往行畨公歿不忘賡其歆饗僅此六句詞有所避而意亦至矣蔡元定先生三年歿以柩帰葬

公以文慟之其詞曰竊問亡友西山先生覊旅之櫬遠自
舂陵來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酹于柩前嗚呼哀哉
畧無他詞及其塟也以病不能會遣其子以文祭之曰季
通而至此邪精詣之織卓絶之才不可屈之節不可窮之
辯既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邪西山之巔君擇而
居西山之足又卜如藏而我於君子生未及造其廬以遂
半山之約及其葬也又不能伏曳病軀以盡親友之義反
此貞宅而來訣以終天年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陸公
之祭文公蔡君俱不敢以一字誦其屈蓋當時權勢薰灼
諸賢士不敢出声吐氣以目相視而已交公遭謗謫之後
慶元六年終于正寢郡守傅伯壽以黨禁不以聞于朝猶
遣人以賻至其家弔焉時故舊莫敢致哀陸公僅以祭文
之

帝王世記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黄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為三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黄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曰周易王弼虞翻韓康伯孔頴達及淮南子皆云伏羲已重為六十四卦乾鑿度亦曰庖羲氏畫為六十四卦文王作爻辞周公作彖辭鄭氏則曰神農重卦蓋本世記言司馬遷揚雄言文王重之非是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味其文義為伏羲分曉觀十三卦制作重其卦名皆在文王前如神農耒耜之教蓋取諸益之類照然可證至於卦辭則作於文王爻辭作於周公馬融陸績序大玄及王弼並依此說若以爻辭為文王則辞多文王後事明夷五六可見韓宣子聘魯見易象乃嘆周公之得則爻辭為周公作無疑孔子十翼乃上下彖上下象上下繫

文言說卦序卦班固亦云十翼作於孔子或疑春秋傳穆
姜之筮得文言是時未有孔子安得孔子作或曰此左氏
之繆或曰古有是語孔子用之孟子謂春秋天子之事葉
石林謂春秋不特天子之事乃天之事也蓋天子僅可賞
罰一時之諸侯卿大夫時王之得失誰得而治之故曰春
秋為天子事有四時賞有春夏刑以秋冬既因魯史之舊
每年必須春夏秋冬石林謂自隱至哀凡十二公以象天
之十二月謂十二為天之大數是矣但以二百四十二年
象天之二十四氣則失之鑿春秋惟桓公以不義得國經
於四十七年闕秋冬十四年十七年或書夏不書月或書
日不書夏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八年十年書王餘並不書
王以著桓之不知有王桓之薨王乃使榮叔錫之命此為
不當故春秋王不須天削天字以示貶其餘書求金求車
之類直書而不晦深譏時王之失此非天之事而何

齊桓公衣裳之會十一兵車之會四盟洮盟牡丘會与淮北則兵車之會也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盟幽會檉盟貫會陽穀首止甯母葵丘衣裳之會十有一孔子之說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何也葢北杏

圖霸初會鄄霸未成惟莊十五年再會鄄左傳曰齊始霸也夫子所謂九合諸侯乃是再會鄄為始

平王東迁而雅亡齊桓霸而正風亡楚莊霸而諸國之風皆亡讀隱公之春秋見王迹熄而天下為五霸也讀定哀之春秋見霸迹熄而天下為戰國也呂東萊云春秋之時堯舜禹湯文武之澤幾絕而僅存戰國秦漢之風方生而未艾此正是世变接頭處

夫子定書乃以秦誓継於帝王百篇之後其或継周者百世可知也夫子固已知周必秦矣

周礼儀礼　周公作礼儀三百即周礼威儀三千即儀礼

周礼遭秦藏於山岩屋壁得不亡漢武帝時有李氏者獲之以上河閒獻王獨缺冬官千金訪求不得補以考工記奏上祕省時為以為非是不行只蓺文志周經六篇是也至刘歆始識以為太平之迹乃立季官在三礼中最晚出康成注

文章各有體六一公為一代文章冠冕亦以其事々合体如作詩即絕及李杜碑銘記序即不減退之作五代史即與史司馬子長並加作四六一洗崑体作奏議庻幾陸宣公游戲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盖得得文章之全者如東坡之文固不可及詩如武庫矛戟已無不利且未嘗作史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文章之傑然皆短於詩山谷詩騷妙於天下而散文頗覔繁碎其他文大盖亦各有所長而全美之為難

老泉携東坡潁濵謁張文定公時方入習制科業捋應詔

文定公與語竒之館於齋舍翌日文定公忽出六題令人持與坡潁云請學士擬試文定塞於壁間窺之兩公得題各就坐致思潁於一題有疑指以示坡坡不但言舉筆倒敲几上云管子注潁濵疑而未決也又指其次東坡以筆勾去既擬撰出以納文定閱其文益喜勾去文定欲試之也次日文定見老泉云皆天才長者明敏尤可愛然少者謹重成就或過之所以二公皆受知文定而潁濵感之沈深

文章以不蹈襲為難昌黎作樊紹述墓誌称其必出於已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觀絳守居園池記用瑤翻碧瀲等語誠然矣歐公拔之矣詩曰嘗聞絳守居偶来登覽周四偶異哉樊子恠可吁心欲獨去無古於窮荒探幽入有無一語詰　百盤紆軌云已出不剽襲句法乃學盤庚書国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筆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

韓之文如水中盐味色裏膠青未嘗不用事而未嘗見其
用事之迹尽去陳言足起八代之衰然或者又謂坐茂封
濯清泉即楚詞飲食泉蔭松栢也飄輕裾翳長袖即洽神
賦陽輕桂翳修袖也昌黎豈肯孥人言語亦偶然相類尒
杜牧之阿房宮賦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傪作
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傪華作在牧之
前則阿房宮賦又是祖長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熒〻開
粧鏡也緑雲擾〻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
横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〻遠听杳不知其所
之也感言秦之奢侈揚敬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只
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
螘壹九層矣蜂窠聯〻起阿房矣小星熒咸焚咸陽矣
華山賦杜司徒佑常称之牧之及佑孫亦是倣敬之所作
信矣文章不蹈襲為難也

刘乂嘲韓退之諛墓豈惟退之哉蔡中郎自謂平生作碑惟於郭有道無愧辞則他碑有媿者多矣李北海為諫官時面折廷争是甚 媿其詞翰俱妙碑板蒲天下外国至持金帛購求及為葉有道碑称矣其孫景龍觀道士鴻臚卿越国公法善為帝傲吏作太宗師臺閣名士而為一黄冠秉顕揚之筆讀之可法千載一笑思謂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之盛豈非法善輩潤筆也使皆為郭泰作碑昌黎安得數斤之金北海安得珊瑚鉤麒麟四廁與紫騮歎凡之玩乎

王宣子之母既塟盜發其塚因剖其棺取其衣物宣子之家以聞于官獲其盜曰稽四德者付與獄時紹興研勘断罪免死坐以加役流宣子之弟公襄怨憤不已四德者出外公襄携刀密只其所四德雖凶悪一時無備雖起聞竟為公襄所斃郡具其一聞宣子時為吏部侍郎迺乞納出身

誥命以贖公袞之罪朝廷下給舍評議時揚揩為給事中張安国在西掖議以為父母之讐得賊而輙殺之也莫之敢殺者謂其有法也獄成而吏出之使賊出入閭里與齐民齒爲之子者安得者比於人哉公袞之殺賊協於義而宜於法也且此賊掘墓至數嘗敗而不死公襄之殺之也豈獨直王氏之寃哉是則公襄殺掘塚法應死之人無罪佐納官贖弟子請不許許故縱失刑之人宜如律於是公襄至降一資而紹興守以下並坐失出之罪公袞為和州烏江尉揚揩字元老

六十甲子之有納音何也曰此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地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為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二七此不易之論也何以言之甲巳子

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与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乙巳其數二十有八与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与者火也土以為火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五十十者土也水以土為音故曰水戊子己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為音故曰火凡六十皆然此納音之所起也大抵六十甲子歷也納音歷律也支干納音之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何圖生數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水北方之水而生東方之木東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南方之火而復生中央之土洛書尅數也尅者又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尅北與西北之水北與西北之水而尅西與之南西火西與西南之火而尅南與東南之金南與東南之金而尅東與東北之木東與東北之木而又尅

中央之主此圖書生尅自然之数也
東坡自謫海南帰人有問其遷謫艱苦者坡荅曰此乃骨
相所招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双夛士眼半箇配軍頭
異日文章雖當知名然有遷徙不測之禍今日悉符其語
紹興中張九萬以折字說吉凶秦檜一日独坐書閣召九
萬至以扇柄就地畫一字問曰如何九萬賀曰相公當加
官爵檜曰我位為丞相爵為国公復何以加九万曰土上
畫一非王而何當享真王之貴其後竟封郡王又封
申王
翟欽甫金人也衆欽清菴欽甫至衆不之識俾賦清菴欽
甫故摳起一句云為問青菴何以清衆拍手大咲及賦第
二句霜天明月照蓬瀛衆失色連賦廣寒宮裏琴三弄白
玉楼頭篴一声金井玉臺秋水冷石田茅屋暮雲平夜來
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独自行衆始知為欽甫愧謝延之

上坐
陸放翁為侂冑作碑南園園已爲福國之物陸碑仆卧廡
下
有士人訪一妓〻在閫府侍宴候稍久遂賦一詞寄之云
春風捏就腰兒　繫的粉裙扶不起從來只何掌中看怎
忍在燭花影裏酒紅應是鉛華褪暗蹙損眉峯双翠夜深
沾兩輛綉鞋兒靠若箇屛風立地詞至爲閫帥所見喜其
詞語清麗明日呼士人來竟以此妓與之
宜春劉才卿叙古今書法源流云黄帝時蒼頡作古文周
宣王時史籀作大篆李斯損大篆作小篆時始皇好征伐
法令繁劇軍期嚴速篆字难猝就乃約大小篆歸之於皆
且稍作波勢謂之隸書欲其省工而便於徒隸佐書也故
亦曰佐書始皇便行乃及於是又有生次仲以當時自躰
少波勢乃增之為八分因其自方八分遂以爲名漢史遊

復解散隸体而爲章草劉德升破隸躰作行書張伯英变
行書作大草已上才卿所考訂亦詳矣按藝文志不以小
篆為李斯而以為程邈必亦有據歐陽集古録跋以隸與
八分為一躰趙明誠金石録云隸書有今之揩書是也亦
曰正書亦曰真書自唐以前揩字為隸盖明誠比今之揩
字為隸而以有波勢為八分余家有漢刻三十冊比其筆
勢考之可見矣

易安居士李氏趙丞相挺之子婦明誠字德夫才高学博
近代鮮倫其詩詞行於甚世多嘗見其為乃父作金石録
後序使人嘆息比聞見世間万事真如夢幻泥影而終歸
於一空而已今録於此曰右金石録三十巻者何趙侯德
夫所着書也取上自三代下及五季鍾鼎甗鬲盤匜尊敦
之欵識豊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跡凡見於金石刻者二
千巻皆正其偽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

訂史氏之失者皆具載之可謂多矣嗚呼且王播元載之
徒畫書與胡椒無異長與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
雖不同其惑一也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居作吏部
員外郎侯年二十一在太斈作斈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
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
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便有
飯疏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也日就月
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忘詩逸史
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力傳寫寖覺有味不自已後或
有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復脫衣市易嘗記崇寧間
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二十萬
錢豈易得耶留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
數日後屏居鄉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年守兩郡竭
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是正校勘整集籤題得

書畫鼎彝亦摩玩舒卷指擿疵病盡一燭為率故能筆札
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
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
此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
中反不得飲而歸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
不少緩書既成歸來堂起書大廚簿甲乙置書冊如要講
讀則請鑰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污必懲責揩塗完整固
不復向時之坦夷是也欲求適以反取憀余性不耐始謀
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
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訛謬者輒市之儲作
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兩家者流文字最備于是几
案羅列枕籍散堆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声色狗馬之
上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聞金寇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
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

月奔大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迺先去書之書大
去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無欵識者後又去
書之監本者畫之尋常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
海連艫渡淮及渡江至建康清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化
爲灰烬矣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復知建康府己酉春三
月罷建康具舟上蕪湖入姑熟將小居贛水上夏五月至
池陽被旨知湖州過闕上殿遂駐家池家烛赴詔六月十
二日始負擔捨舟坐岸上着衣巾精神如虎目爛爛光射
人望告中告别食甚意惡呼曰如傳問城中緩急柰何戟
手遥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袂次書冊次卷
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自可抱負與身俱亡失遂馳馬
去途中奔馳冒大暑感疾之行在病痁或熱必服寒藥疾
可憂遂解舟下二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
藥瘧且痢疾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

七日遂不起取筆而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屨之意
葬畢顧四維無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宮又傳江湖當禁渡
時猶有書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裀褥可待百客他
常長物称是余又有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
婿仕兵部侍郎從衛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
投之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進棄所謂連艫渡江之書
又散為雲烟矣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
世說塩鉄論漢唐石刻副本十卷三代鼎彝十餘事南唐
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把玩搬在臥內者巋然独存上江既
不可往又虜勢叵測有弟仕勑局刪定官遂往依之到台
守已遁之嵊在陸又棄衣被走黃岩雇舟入海奔赴行在
時駐驛章安從御舟崖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
百官遂之衢紹興辛亥春三月復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
亟時又張飛卿斈士携玉壺過示侯便携去其實珉也不

知何人傳道遂妄言有頒金之詔或傳亦有密諭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遂尽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去外廷投進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流家中并寫本書寄嵊縣後官軍收叛卒取閙尽入故李將軍家所謂巋然独存者無慮十去五六矣惟有書畫硯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也所常在卧榻所手自闔開在會稽卜居土民鍾氏舍忽一夕空辟負五簏去矣悲慟不已重立賞收贖後二日隣人鍾浩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之其餘遂不可出今知尽為吳說運使賤價者之所謂巋然独存者十去九八所有一二零賤不能部帙書冊数種手書帖猶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耶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静治堂裝標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為一帙每日晚吏散輙較二卷此二十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国亡而毀(惜)裂書

書揚廣江都傾滅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嗜生死不能亡之矣或者天意矣以予菲薄而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尤斤斤愛惜不肯留在人間耶何得之難而失之矣易也嗚呼余自出陸機作賦之二年之蘧伯玉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理之常也人亡而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之戒云

紹興四年玄黓壯月朔甲寅日易安室題

有士人求見韓魏公說親喪二女未嫁願有以周之公退顧無所有為之戚然夫人妝酒器得一大合送之士人對使者曰相公何薄我也叱不受公曰吾固疑甚薄也復裹一合送之士人又怒罵不受使者曰相公實無所有非薄君也士人不顧使者持回公又裹一合以往士人喟以書授使者曰吾事已亦不願受也何來蓋又觀公度量耳

簡池劉光祖號後溪朱文公高第平生好施不顧家有無来謁者周皆之一日成坐樓閣夫人方梳沐有舊友来訪公令夫人出閤延士人者進夫人遂摯装具偶遺金釵一公適起入内夫人從窓隙中見士人拾所遺釵入懷未穩公將出夫人掣公衣袖止之少頃公乃出客退問其故夫人曰偶遺小釵彼方收拾未穩士人以貧得之可少濟不欲遽恐之公與夫人俱賢如此

有士人贋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雖疑之然士頗豪與之三千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果物於魏公客至京謁公曰某以貧故輒贋公書見蔡端明明明有回書并果物令某面致某死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此恐未足以了公事夏太尉在長安可往見之為之治書子弟請曰士為贋書大人容之善矣長安之書無亦可必公曰士能為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亦不凡矣至関中夏竟官之蓋書

中所屬者如此

道禁嘗宴於竟中挫桐花感開問左右曰何以為比衆不

知所對上曰可賜名珊瑚林

退齋雅聞録 一卷　宋侯延慶 号退齋居士字季長

宋呂公初名郊在翰苑上有意大用為同列所譖言姓名之讖不利國家上賜名庠莒公因有詩云紫尾何勞姓字名禁林依舊接群英歎知七畧称臣向便是當時刘更生

蠟炬

張芸叟初左迁集晃女把酒芸叟有慨然不樂之意命各探坐中物賦詩一女賦納炬云尊前獨垂淚應為未灰心蓋以諷也芸叟称之

轉食藥方

衡陽試院中同官趙傳霖傳轉食藥方以巴豆一粒同枳殼一枚切作両片去穰内巴豆一麻皮繫合不拘多少水調令枳殼軟爛只去巴豆倍乾枳殼為末麪糊為丸如梧子大食後熱水下十五丸老小皆可服

治暴吐血方

孫紹先傳治暴吐血方急以竹子去屋簷頭取蜘蛛網搓成丸子用米飲下一服立止

梅花詩

蔡載天任賦梅花落句云應有化人巢木末杖間一国自行春其寘搜如此

題唐書詩

予與尸東珣温叔同考信德府進士温叔言頃在都下市書處見要寫本唐詩節要一冊後題一絶云可原不可生强盜道猺生不可除一盜既除群盜起功臣都是盜根株竟不知誰所作

輙雨

河朔人謂清明雨為潑火雨立夏為𩆸轍雨

農語

秦晉間農夫語小麦者大秀早殺豌豆花植穀拖立秀爛起田中瓜

瑞香花

瑞香花種出江州廬山今長沙蔬種成俗一株有至百千花者最忌麝或佩麝觸之花輙萎死惟頻瀹茶灌其根不為虫所蝕

江村初雪畫詩

章子厚題李邦直家江村初雪畫詩云江頭微雪北風急憶泊武昌洲尾時潮来浪打舡欲破擁被醉眠人不知

羅浮山隱者詩

羅浮山有隱者自謂黄虬野人或云李洞賔之流嘗題詩山間云雲来萬山動雲去山色長嘯兩三声天高秋月白

道宗詩

劉拱未遠宣和初時祁州長接伴北使有李慶能者北韓

故相李𡊠之子號李狀元家燕人之撮以文李着者㲅能謂遠曰本朝道 皇帝好文先人昔荷寵異嘗扵九日進菊花賦次日賜批荅一絶句云昨日𭔃卿菊花賦碎剪金英作佳句至今襟袖有餘香冷落秋風吹不去

退齋筆錄 十卷 前人

墓誌

建炎二年歲在戊申揚渊守吉州是年車駕駐蹕維揚江南諸郡日虞金人深入渊時脩城得銅鑄於城隅其上有文云唐京兆季愛子謨誌唐興元初仲卷中己日吾季愛子後築於廬陵殞於西壘之顛吾時司天文照政令晦朔康定之始未款塋於包山就塵於西壘之垠吾卜茲土後當大德五九之間是衰道敗浙梁相継秦乱之時章貢康昌之日復上是壘吾亦復出是邦東平鳩工決便使吾愛之骨得同河洎聽命于水府矣京兆逸翁深甫記渊方異版築未成明年金人犯維揚車駕幸浙東金人遂渡江分两路一犯明越車駕登海舟駐永嘉一犯洪吉太母保章貢渊失守既守矣火不知鍾所在癸丑呂源来守下車即修城不數月壁壘皆立東平鳩工之言亦驗云銅鍾之銘

得之刘閒

僧化成課命

元豊中王荆公曰乞罷機政寓於刘沆相宅幾兩月神宗未許其去沆之子珦常謁公坐間問公云化成作處在近可令呼来化成者工課命老僧老也少頃化成至公作一聞信果更為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相公看命今任至宰相矣更復何問公微作色曰安石聞也又不待做官但力乞去上未許只看旦夕便去後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難歎服去意遂决珦之子們云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斬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宗以来未嘗殺士人等臣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合處門下侍郎章

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声
色俱厲曰决以事要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决意事不做
得也好 吕源云

蘇軾奏章

蔡確之子懋宣和末為同知樞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確南
遷是事雲蘇軾有章救臣確家臣常傳録因袖出出章進
上皇云蘇軾無此章軾在哲宗朝所上章哲以以一旋風
冊子手自録次今在宮中無此章比懋悵然而退 鄭望之云

過庭録

宋樓昉 字暘叔號迂齋四明人端平初贈直龍啚

作文用虛字

文字之妙只在幾箇助辭虛字上看柳子厚荅韋中立嚴厚輿二書便得此法助辭虛字是過接斡旋千轉不化處

古人用自

古人明用自不如暗用前代故事實說不如虛說五行家之言以為明合不如暗合拱實不如拱虛知此說可以悟作文之法有一朋友聞之擊節

諸家文章

予嘗欲諸韓退之荅張籍李翔柳子厚荅韋中立老蘇上田樞密子由上韓太尉書曾南豐荅王介甫書成後山荅陳少游書與前輩諸公允論文處別作一冊寫出類聚觀之不特可見各人自有法度以可以見各人自有工夫此與親承面命有何異哉

柳文李国語

柳子厚文字多李国語却着非国語論若干篇豈私其所自得而諱其所從来耶至荅韋中立書則云參之国語以著其潔又云左丘明太史公国語可入出此却是子厚自瞞不得處不覔說出亦可見其天資刻薄

太史公有俠氣

太史公作蘇秦張儀范雎荊軻傳分别精神蓋子長胸中有許多俠氣所謂爬着他癢處若使之作董仲舒等傳則必不逮矣其非當行也

王蠋無傳

王蠋義不北面於燕非戰國士也太史公不自為立傳僅以附之田單傳末子長自有深意単之勝因蠋之死也

太史公適諱

太史公云同子驂乘袁絲色変同子趙談也顔師古注可

考蓋以父名談故也近見王名清揮麈録字刘摯莘老為同老王之大父名華字樂道本太史公舊也史丞相本字光叔壻五夫潘氏潘又李叅政泰去壻也於称謂不便故以同叔易之此惟潘李可称耳予故與朋舊問明字偶与祖考相配者槩可以同字称人往往詰於不知固有所本云

太史公筆力

太史公筆力豪放而語激壯頓挫如所謂長袖善舞多才善賈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等語皆切近端的贊尤奇屈原賈誼荊軻兩贊尚當為第一讀之使人鼓舞痛快而繼之以泫然泣下也韓退之毛穎傳贊可繼其後

晋問

柳河東晋問鄭目凡八先說山河次說兵器次說馬次說

末次說魚鹽次說晉覇末乃歸之唐堯遺風一節高如一節而吳武陵之說自癈盍子厚先有寂後一節前面只是布置敷衍旋旋引入壁人鬻珍器重宝終不成總有人求看便把第一寂好者示人者也須從平常之物旋旋與之看却到珍異奇之物自然惟喜贊嘆役之觀漸異則吾之宝漸重前人常謂作文字須置寂好者在後面呂大史亦云文章結尾如散場後底极善好者相排鋪在前面後面只平結果則無可咲者矣

文字

予少時每特非聖賢之書不敢觀之說它書未嘗掛眼有一朋友謂某曰天下惟一種刻簿人善作文字後因閱戰國策韓非子呂氏春秋方悟此法盖摸此物態考核事情幾於文致傅會操功者之所謂非精密者不能到使和緩長後者多何為之則平凡矣若刻簿之事自不可為刻簿

之念自不可作亦先有六經孔孟義理之說先入而為之主則百家之書反為我役而不能為我害矣此須魯男子乃能李不然癡人面前不可說夢也

四六

前輩許四六謂經句對經句子句對子句史句對史句詩句對詩句最為的當且於駢儷諧協以予觀之書句自對書句之類尤佳六經循環自相對之若不得已以史句分曉處對此句或經句亦不李何大要主於縷貫脉聯文從自順而已不必太拘如在武丁時封作召公考惟汝一聽對于今三年天維顯應對民亦勞止亦能奮庸對爰立作相經營四方對欽御諸夫之類固是天造地設若蕃萬人留田對三事就緒不免以史句對經句緣有氣力所以不覺若獨有天幸對不自意全以詩句對史句則尤妙古人詩句亦有可用之於表啓者若用之於制誥則不尊嚴

不可不知闈禧閭有以家世平章軍国者遇宗祀予為代
作家恩制末聯云伊尹格于天伊不格于帝既助予克享
之誠巫咸義王家巫賢義有殷尚勉尔交脩之誼盖四人
家世輔相格天地施之於郊祀礼成之後倍更自親切耳

說郛卷第

投轄錄 一卷

宋王明清 字仲言汝陰人

迅雷倏電劇雨飄風波濤噴激蛟龍蛇見亦可惟之恠矣以其有目所覩久以為常故弗之鬼神之情狀若石言于晉神降于野齊桓之疾彭生之厉存之書傳以為不然乎齊諧志惟由右及今無慮千帙僕少年時性所嗜讀家藏目覽鱗集麕至十踰六七間有以新奇事相告者思欲識之以續前聞因仍未能屬者屏迹杜門居多暇日記憶曩歲之所剽竊遺忘之餘僅存數十事筆之簡編因念悟言一室親友情話夜漏既深互談所觀皆側耳聳聽使婦輩斂足稚子不敢左顧童子顏變于外則坐客愈欣怡忘倦神躍色揚不待投轄自然肯留故命以為名後之與僕同志者當知所言之不誣紹興己卯十月朔且序

蓬莱三山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封于後殿真宗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遊一二處未能今日可矣遂引群公及内侍數人入一小殿〻後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上既先入復招群公從行初覓甚暗行数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峯百嶂雜花流水尽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復閣金碧照光有二道士皃亦奇古来揖上執礼甚恭上亦荅之良厚邀上至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群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殽醴之属又非人間所見也鸞鶴舞于庭笙簫振林木至夕而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别曰万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于上〻曰此道家所謂蓬莱三山者也群臣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此于祖父聞于歐陽文忠公云

鈞取年少求子

章丞相初未京師年少美風姿當日晚独步禁街觀車數乗輿衛甚嚴最後轅者一婦人美而艶揭簾自逆承相因信不隨之不覚至夕婦人以手招承相遂車與至拱載之一甲廓甚雄壯婦人始至備酒饌之属亦珍甚丞相因問其所婦人咲而不荅自是婦引儕類輩迭相往来甚衆且俱姝麗詢之皆不顧而言他每去則又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丞相体為之弊意甚彷徨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郎所遊之地何為至此耶我之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寵婢多嗣息每鈞致年少之徒與軍妾合久則斃之此地凢数人矣丞相惶駭曰果尓為之柰何姬曰覩子之容非碌碌者似又能脱生㒰翌日入朝甚早今夕觧我之衣以衣子且不復所子門候至五鼔吾将来呼子子亟隨我登厠事我當以厮役之服披子随前騶以出可以無患矣尓後慎勿以語人亦不復由此街不然吾與若彼此禍不

旋踵矣詰旦果来扣户丞相用其術免于难丞相既貴猶以語族中所厚善者云後得其主翁之姓名但不欲曉於人耳

毛女

李平仲云蔡元長自安易鎮西川道出華山旧聞毛女之異默祈一見伺晩従者見岳廟焼紙銭炉中有物甚異以告元長亟往視之乃一婦人也遍身皆毛色如緝碧而髮若漆目光射人顧元長曰万不為有餘一不為不足言訖而去其疾如飛既至成都命追寫其象以祀之元長親語先太史如此并摸其像見遺

筭術

呂源子原守吉州日韋令脩城掘一旧棺既舁置江中始得石誌於傍乃昔人父葬其子者其畧曰後十六甲子東平公守此群吾児當出而従何伯之游矣筭術之精有如

此者又知夫世事莫非前定也

負暄雜録 四卷 宋顧文薦 字伯舉号蘭谷倦翁崑山人

武王伐紂

礼記云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汝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君王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齒謂年齡齒亦令矣我白你九十年吾與汝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以應夢帝與我九齡之數史記書武王在位三年而崩則是九十歲時方與弔代之師太公呂望伏黃鉞斬妲己亦是踰八望九矣君臣之間各已老成作此不韙之事恐勢使然耳李太伯不喜孟子謂孔子教人尊王孟子教人為王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

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若孟子只以應天順人之說對之則可豈當如此言哉使人為不道矣故前輩謂孟子非賢人宜乎盱江終身不讀也韓文公作伯夷頌無一語及武王末後云雖然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迹于後世矣其罪武王如刀鋸斧鉞之加凛然可畏而畧不露鋒鋩真得筆削之躰者也

馮道

世譏馮道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致其所言所行未嘗詭道免於亂世盖天幸尔石晋之末與虜結釁無敢奉使者少主批令宰相擇人道批奏云臣道自去本朝失色皆謂其墮於虎口道竟生还初郭威遣道迓湘陰道曰不知此事由衷否道平生不曾妄語又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太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微得山否凡此皆推誠委命未嘗顧避亦阿也又虜主問萬姓紛紛何人救得道

發一言以對不甞活生灵百萬俗人徒見道之跡不知道
之心富文忠論道之為人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王荆公
論馮道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唐介曰道為宰相
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謂為純臣乎安石曰伊尹五就
湯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変
色趙鳳女嫁道子夫人輩怨之鳳使乎温許之累百言道
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愚觀此老無他只是得一忍
耐字真所謂痴頑老子也

傀儡

傀儡子起於漢祖平城之圍陳平造木偶人運機関舞埤
間閼氏盟見謂是生人慮冒頓必納之遂退軍史家但
云祕計鄙其策下耳本朝王紹開熙河之役亦以舞迓鼓
使諸羌出觀遂破鬼章此兩得以為策也今元宵舞者是
遺製然舞者乃樂之容有大垂手小垂手字舞花舞馬舞

或象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曼延舞綴也有健舞軟舞ㄅ曲有緑腰蘇合香屈拓胡渭州圍乳旋甘州等字舞以身西地布成字也今慶壽錫宴排場作天下太平字者是也花舞者着録衣偃身合成花即今拓枝舞有花心者是也馬舞者以攏馬人着彩衫執鞭於座上舞跂蹄皆應節奏唐宴吐審蹀馬之戲皆五色彩絲金具裝於鞍上加麟首鳳翅樂作馬皆隨音蹀足宛轉中節胡人駭明皇之舞馬亦其遺章耳

避諱

物以避諱相傳已及今姑夆其數端如石晋許敬滓鏡者用鉄牌本朝避太祖諱以香印字近之乃改鳴鑼山藥本名薯蕷避唐代帝諱豫改名薯藥宋避英宗諱遂名山香藥炊餅本名蒸餅避仁宗諱改南唐李主諱煜改鸜鴿為八ㄅ殘王諱鏐改石榴為金櫻至今吳中金刘二姓不可

辨皆此類也

明妃曲

明妃曲見於篇詠者多劉屏山云蓋貌丹青閒麗顏為君一咲定天山西京自有麒麟閣畫像功臣衛霍問語意不蹈襲許梅屋云漢宮眉臉息邊塵功壓親貅千万人好把深閨旧脂粉艶妝顏色上麒麟王金陵則不然有雲漢自淺胡自深入生樂在相知心此只見其心術也柯東海又可發笑云龍首山頭桑苧翁謂漢元帝不識美色乃一桑苧翁耳

琉璃

西京雜記載漢武帝以白光琉璃為鞍暗室照十餘文如晝此琉璃乃自然之物光彩潤澤踰於珠玉其色不常乃真琉璃也佛書謂車渠琉璃用以布地言其廣大恐未必然今是率以石汁消治和藥灌成之蓋始於月氏國元魏

時来貢今北方市不多見惟大食高麗有之青曰紫録皆塗以金翠輝耀絢爛蔡京輩以大食琉璃酒器献淵聖特在東宮却而不受蓋已惑於宣政矣予得一瓶以銅為胚胎傅之一華外為觚觥彩繪外國之人奇刑詭状却以琉璃壓之極其工巧不知何物聞是罽賓國佛更當質於博識者

盐

盐有五色青黄赤白黒又有紫盐道書所謂戎盐壘卵者是也按郭璞盐池賦云爛然溪明燦尒霞赤則是赤盐者李太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秪有水晶盐又東坡水晶言為誰鉼金摟子四胡中有盐瑩如水晶謂之王華盐又南史月氐恒水下有盐色正白朝取墓生非煑海也東坡詩絲ら青子落紅盐則思州閭盐如絳雪或謂蒐染而琴者又琴湖池中有挑花盐色如挑花若有盐所謂螳螂

頭塩入藥可用也蔡邕按羊曰書云幸得無恙遂至徒所
自城以西惟有紫塩也續漢書云天竺可出黑塩黄塩安
西城北澗中有側塩ち之所産悉在外夷惟清真詞云矣
塩勝雪今四明諸塲多有之独此是中國之白塩尓

世説蔡倫造紙倫乃後漢和帝元興年中常侍也嘗擣故
魚網作紙三輔故事云衛太子以紙蔽鼻前漢已有之又
和熹鄧太后貢献悉断歳時但貢紙筆而已蓋紙旧亦有
之特蔡倫善造尔非創也唐中國紙未備多取於外夷故
唐人詩中多用蠻箋字亦有為也高麗歳貢蛮紙書巻多
用為襯日本国出松皮紙有南番出香皮紙色白紋如魚
子又苔紙以水苔為之明則理紙節道衛詩昔時應春色
引緑泛青漪今来承玉管布字轉銀鈎又扶桑国出芨音急
皮紙今中国惟有桑皮紙蜀中藤紙曰中褚紙江南褚皮

紙南唐以澂紙作澄心堂紙得名若蜀箋皆染擣而成蜀箋重厚不佳今吴牋為勝

玻璃

玻璃與琉璃同類亦分五色比質琉璃其質頗厚亦石汁銷冶而成多出西域諸蕃而夏國為最但異於琉璃者有軟玻璃皆有青龍文嘗見齊惠卿家有軟玻瓈盞通天犀火浣布三物得之廣船近好事家亦有軟玻璃隨見是五代時大秦国来献盖被国能造亦是銷冶而成見火則溶冷則凝結世不多見李賀詩義和敲日玻琉璃声乃刑容耳非真成声也併及此以資咲噱

陶器

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於秦漢所謂甓瓷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末俗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磁遂有秘色窑器是言錢氏有国日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

故曰秘色陸龜蒙詩久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峯翠色来如何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鬬遺杯迺知唐世已有非始於錢氏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窯質頗麤厚宣政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故襲京遺製置窯於修内司造青器名曰内窯澄〻泥為範極其精緻由色瑩徹為是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窯亦曰官窯比旧窯大不侔矣餘如烏泥窯餘姚窯續窯皆非官窯比若謂舊越窯不復見矣

荔枝

荔枝蜀廣俱有之今惟閩中者為貴盖也處實雖佳而不可間獨閩中者可乾漢西京雜記載尉佗献高祖龍眼樹即今之荔枝也唐天宝中楊貴妃愛食之置傳送唐都長

安云閩廣甚遠其荔枝乃蜀中涪凌所貢實小而味酸與廣閩不同今荔枝已載蔡公之譜莆爲勝閩次之廣又次之而廣產甚多五月即有炎山者晃熟高梧州有無核荔枝南漢劉張每歲設紅雲宴則窻户四壁悉皆荔枝望之如紅雲然宣和殿前亦有荔枝四株結實甚夥衛洪七閩曰莆桃龍目椰子欟枝却書此字

青門瓜

漢咸陽宮第三門本名霸門民見門青色遂名青門〻旧出好瓜邵平種瓜此門甚美唐廣明中巢寇犯闕僖宗幸蜀閿中道傍之瓜悉皆萎瓜殆不可曉徐攷之蓋宮嬪多帶麝囊瓜爲麝香所薰遂皆萎落尔

蟄燕

世說海外有燕子國秋社而去春仲復來詩謂玄鳥乳也春分玄鳥之按晋郗監爲兖州刺史鎮鄒山百姓飢饉掘

野鼠蟄燕而食之本朝京東閘河岸崩見蟄燕無數予少年時朧中欲伐薪近岸古柳方施斧將斷見有蟄燕一窩大如斗各相銜負始信燕亦按時蟄驚節氣而出度海之説烏衣之事附會為之尓

炙梟

莊子曰見彈求梟炙又按漢史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羮賜百官是欲滅其族非為其美也又淮南万畢術説甑瓦上梟鳴取破甑向梟抵之輙自止也盖梟之物物不詳甚矣今人家有飛入者必有咎康駢劇談録載常顒梟鳴旅舍獲登科事鄭艾梟鳴牙旗迺勝之兆張率更聞于庭樹而受官以此推之未必皆不為吉世以鵩至梟鳴不詳觀此則又不然也

玉褌

珠襦玉褌東園祕器此漢世侯王之葬具也董賢死哀帝

賜之陳德公一日以片玉示予方正而狹長五六寸中有圓竅古而潤扣手曰何物予曰恐是漢之玉神尔盖玉神以玉琢方片中貫以鉄排最于棺用以藉屍者德公首肯之予後得方玉無竅上有古篆四字不可識四傍有中小孔是亦玉神之一也

御史

侍御史号雜端最為雜劇臺中會聚則於座南設横榻号南床又曰癡床言登此床者倨傲如痴又唐封演見聞記言御史旧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為伏約取不出之義謂之豹直賈忠言撰御史本草以衷行為合口椒言徵毒殿中為蘿蔔侍御為脆梨言漸入佳味迁南省号𦬼草言可以久安也見御史臺記

黃河水名

黃河水每各有名正月名凌解水二月三月名桃花水

四月名麥黃水五月名瓜蔓水六月名樊山水七月八月名荻苗水九月名登高水十月名復槽水謂水落復故道也十一月十二月名蹙凌水氷斷結蹙起成層也見水衡志

房長

婢妾年遠而位高者曰房長今得兩字尤新奇按王子年拾遺記載石季倫有妾名翔風及色衰為房老

火宅僧

唐鄭熊番禺雜記在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京師火相國寺僧有妻則曰梵嫂見於異録

聯句

聯句自唐之有若与座客聯句則互送為煩擾段成式庐陵官下記載取班竹以白金踏青如柰莢以遞送聯句謂之句枝或角競也押惡字成煎甌茶為八韻詩皆謂之雜聯

若志於不打則汰去容揀穩韻無所得輙已謂之若聯句

句共押平声好韻不僻者書于竹筒謂之韻牒

宋吳標致

宋子京晩年知成都帶唐書於本任刊脩每宴罷開寢門

垂簾燃二　　　滕婢夾侍和墨　　觀者皆知尚書脩唐

書望之如神仙吳元中居翰苑毎早制誥則使婢遠山磨

墨運筆措詞宛若畫圖二公俱有標致者也

趙廣潘髙

龍眠李伯時繪事妙絶有趙廣合肥人吏役左右頗得筆

法圖馬逼真後陥虜令其作圖辭以不能遂斷其右指蓋

廣平措左手執筆後亦多作觀音像今收伯時本多是廣

筆近燊斉趙子固以水仙蘭蕙得名小吏潘髙倣其作并字

畫皆極類所謂性相近也積習而成王右軍言已苦小兒

輩乱真東坡詩家雞野子同登爼誠哉言也

建茶品第

唐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第建品說者但謂二字未嘗至閩而不知物之發也固自有時皆昔者山川尚閟靈芽未露至于唐末然後北苑出為之最時為蜀毛文錫作茶譜始言建有紫笋而蠟面乃至產于五代之季建屬南唐歲率諸州民採茶北苑初造研膏繼造蠟面既又製其佳者号京鋌本朝開寶末下南唐太平興國初特置龍鳳模遣使即北苑團茶以別庶飲龍鳳茶蓋始於此又一種茶叢生石崖枝葉尤茂至道初有詔造之別号石乳又一種号的乳又一種号白乳自龍鳳与京石的白四種始出而蠟面降為下矣蓋龍鳳等茶皆太宗朝所置至咸平初丁晉公漕閩始載之於茶録慶曆中蔡君謨轉漕創造小龍團以進被止仍歲貢之自小團出而龍鳳遂為次矣元豐間有旨造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之上紹聖間改為瑞

雲翔鳳大觀初徽宗親製茶論二十篇以白茶者與常茶
不同偶然生出非人力可致於是白茶遂為第一又製三
色細芽及試新銙貢新銙自三色細芽出而瑞雲翔鳳頭
居下矣凡茶芽數品最上曰小芽如雀舌鷹爪以其勁直
纖銳故號芽茶次曰中芽乃一芽帶一葉者號一鎗一旗
又次曰紫芽一芽帶兩葉者號雨旗一鎗其帶三葉四葉
者皆老矣芽茶草春極少景德中建守周絳為補茶經言
芽茶只作早茶馳奉方乘輦之可矣若一旗一鎗可謂奇
茶也故一鎗一旗號揀芽最為挺時王金陵送人長閩諸
云新茗齊中試一旗揀芽也宣和庚子歲漕臣鄭可聞始
創為銀線水芽蓋將已揀熟茶再剔去秪取其心如線一
縷用珍器貯清泉漬之光瑩如銀線用以製新銙有小龍
蛇蜒其上號龍團勝雪又廢白的石三孔鼎造卷銙二十
餘色初公茶皆入龍腦至是慮奪真味始不用焉蓋茶之

妙至勝雪極矣為今為冠然猶在白茶之次者以白茶上所好也黄繼儒撰品茶要録極称當時灵芽之富謂使陸羽数子見之人爽然自失矣其茶歳分十餘綱白茶与勝雪自驚蟄後興役浹日乃成飛騎疾馳至中都不出中春已至號為頭綱玉芽以下先後而發建至京夏過半矣歐陽公詩云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師三嘗新茶蓋御茶園自九窠十二龍至小山凢四十六所惟龍游窠小告竹張坑西際又為禁園之先也此熊蕃叙録及諸家記採其説云

碑碣

墓有碑碣永詳所起按儀礼廟中有碑所以繫牲并視日景礼記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天子諸侯葬時下之棺之挂其上有孔以大縴索貫棺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因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勳伐於碑上後人立隧口故謂之師道碑言神灵之道也今古碑上往ゝ有孔者皆貫索之遺

像前漢碑極少後漢蔡邕崔瑗之徒多為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浸盛碣亦碑之類也周礼凢金玉錫石揭（音傑）掾代於瘞處而書死者之姓名独立揭然則物有標榜皆謂之揭郭景純江賦雲峨嵋為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别之標其字本從木後人以石為墓碣因時從石說文曰碣特立石也拠此則從木從石兩体皆通隋氏之制五品以上碣螭首亀趺上不得過四尺近大碑碣稍衆有力者多輦金帛以祈作者之諛蔡邕則云吾於人作碑多矣蜀於郭有道無愧隋文帝子斉王攸薨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只一卷史書足矣不能為後人作鎮石尓唐則甚盛李北海以此得閏筆金帛駢羅修甚該諛墓之物韓退之亦不免焉
本朝惟東坡独能守之所作上司馬温公上蜀公等六碑尓

佛國澄姓

刑州内丘縣西古中丘城寺有碑乃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太和尚佛圖澄者乃天竺大国附賔小王之元子本姓濕以所言濕者思潤理國澤被西方是以濕為姓按高僧傳并晋書藝書傳佛圖澄並無姓今云姓濕亦異聞也

性嗜

世之嗜欲一行殊性前聞楚王嗜芹文王嗜菖歜屈到嗜芰曾晳嗜羊棗此見於傳記者多矣近世讀温飛卿乾𦠆子載宋刘雍嗜瘡痂雍往詣吳興太守虛休休脫襪粘痂音加落地雍俯取而食之宋明帝嗜鱁鮧一食数升故劍南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虫時人謂之蟠虫每銜散令人採拾得三五升即浮于微熱水上洩其氣候氣尽以酥及五味煎熬卷餅而食之云其味甚佳又長慶末前知福建院權長孺犯事流滯廣陵日多賔僚相見辞之将赴闕求官

臨行辟公餞飲於禪智精舍有狂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介之癖乃於健步及諸傭保處得介甚多洗濯既淨以紙裹候長孺酒酣進曰時御遠行必有佳味獻進遂以所裹人介奉上長孺視之欣然如獲千金饞延流吻連撮啖之甚厭愜思欲神色自得合生大驚盖性之所嗜自不覺其穢汚也

饅頭

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日餺飥晉束晳餅賦有饅頭薄特起溲牢九今唯饅頭名存而起溲牢九莫曉何物薄特苟[illegible]即薄液亦何知何物今凉師餅名溥脫者恐亦所自也饅亦擾作

梨實

梨實脆美北方者為最所謂女兒梨鳳栖梨金鳳梨最佳者鵝梨江南所產人不及但多食則傷日月氣故陶穀清

異録載曰百益經梨曰百損黃梨所益者惟嘗耳予觀湘山野録謂李廷勲罷相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因閒茅舍有老叟教數村童公觴于其廬連食數梨賓僚有曰梨号五臟刀斧不宜多食叟笑曰鶡冠子五臟刀斧乃離别之離非謂梨也蓋别離則殘賊胸懷有若刀斧就加取一小冊以呈丞相乃鶡冠也公大嘆服音楊吉老在泗州以醫得名忽有人到門求診視者楊與按詠曰居来年當以癰毒死人氣血凝結無可解者沉思久之曰惟有鵝梨尔可往京師多買鵝梨詩若無生梨以梨乾煎汁飲并食其滓候来春當復訪我其人如教至期再往診脉曰病已去矣恐渴作若能更食則可安後果如其言是言知梨亦能氣血凝滞之疾不可以一槩論謂之百損黃也

治瘟疫

孔平仲云邪氣氛氳未嘗無所以古宣聖軫念世人每不

忍之心設此術以溥濟生靈避凶趨吉不致夭橫孔氏經今七十余代用之未嘗有疾患其法每於臘月二十日更汲井華水平旦第一汲者盛淨器中量人口多少浸亂香至歲旦五更令温從小至大每人以亂香一小塊飲水三呷嚥下則一年不患時疫矣

唐諸家詩

唐張諝編諸家詩人作主客圖以白居易為黃大教化主人入室則楊乘入室張祜羊士諤元稹升堂則盧仝顧況沈亞之及門則費冠卿皇甫松殷堯藩施肩吾周元範祝元膺徐凝朱可久童翰卿以陳標以孟雲卿為高古奥逸主上入室則韋應物入室則李賀杜牧李餘刘孟李涉胡幽奥升堂則李觀賈馳李宣古曹鄴刘駕孟遲及門則陳陶常楚老以李益為清奇雅正主上入室則蘇郁入室則刘略僧清塞盧休于鵠楊洵美張籍楊巨源楊敬之僧無

可姚合升堂則方干馬任蕃賈島厉玄項斯薛濤及ㄣ門則僧良乂潘誠于武陵唐雄衛準僧志定喻鳧朱慶餘以孟郊為清奇僻苦主上人室無入室則存陳周扑升堂無及門則刘得仁李溟以鮑溶為博雅宄放主上入室則李郡玉刘禹錫而室則趙蝦長孫佐輔曹唐升堂則李頻陳羽許渾張蕭遠反門則張陵章孝標雍陶周繇遠不約各有集傳于世間有無間者呂門菉編江西宗派以黄庭堅為主亦效作尓

石炭

石炭不知起於何時東坡作炭行言其治鉄作兵器ㄣ其精亦不着起於何時也按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然為薪隋王邵論火事其中有食困拎世久昊然今西北處人有之也

李白傲骨

嘗聞李太伯腰間有傲骨不能屈折蓋恃其才尔竟以清平調詞為楊太真所忌終身不偶遂陷永王之禍牽致釆石之死今有一等士大夫姓名未高職位未顯則謙和恭謹及漸向上傲骨便長与昔迥别視居閑時与居官時如两人焉若能以道眼看破則此類非遠大之器若始終不改節也者他日必為名人矣

馬殷之興

唐中和三年馬殷為湖南為步軍都指揮使時刘建峯為節度使遣殷擊蔣勛於邵州遇夜不行將曉殷忽覩一人黑色面貌甚雄偉手執火捧鞠躬趍進報曰軍國内外平安儀而不見由是殷以為嘉兆其心始安乃謂所侍曰吾之此行未又不為福及至乖杲欣躍而奉之殷立且使人自間道上表僖宗在蜀聞甚感悅擢其表道使朱書銜礼許自開国立臺置鄉相分天子之半伏焉楊行密據有淮

南聞其建国且使舟師數万伐之比及城下殷登楼指麾一鼓而破之其伏屍流血湘水為之丹焉自是四方慴伏無敢侵之嶺外廖光啚自韶陽叛率族來奔其部曲隨而至者数千人殷以其豪而衆多將拒而不納或有諫曰來廖者料也馬得料又肥是家国强霸之兆或謂而拒之遂待之以礼因命光啚為脉州刺史光啚且陳南越可取之宜言甚激切殷亦將開拓疆土聞其陳甚善因使部將李勳將数万兵擊南越未數月拔桂管十八城刘龔懼而乞盟勳郎李老虎也勇壯絶倫每一食肉十数斤皆割為大臠而啖之故時人号為老虎先是桂管児童每聚戲呼曰大虫來号呌而走及勳把桂管論者以為應荘宗反正下說𥁞候入覲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於應對及至荘宗謂曰朕聞卿之部内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

廷飲馬耳莊宗大悅既而曰比聞馬氏之国又為高郁所啚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得耶高郁殷之謀臣也莊宗将去其爪牙故以是言離間之而希範不察及歸果使人捕其罪郁竟至棄市自是識者惜之

束帛所起

夏竦鎮襄陽肆赦致仕高年各賜束帛時胡旦瞽癈〻在郡夏依赦旨送縑十疋胡笑曰傳語舍人何寡聞如此奉邀五品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諸書所觧束帛戔〻貢于丘園之義竦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脩得十脡郎脯一束也帛則卷于二端五疋以表王者有屈折於隱淪之道古制度也

衣冠制度

辨言古之衣冠制度多於古畫中見之不可不加詳審在漢魏晋時皆冠服未嘗有袍笏帽帶自五胡乱華夷狄雜

慶至元魏時始有抱帽蓋胡服也唐世亦自北而南所以襲其服制何有携旧昼唐明皇潞洲像來示予者絳袍黑鞓玉帶又嘗見李贊皇像亦是黑鞓金帶或謂古未嘗有黑鞓而為金玉帶者殊不詳攷唐朝唯有鞓鞓至五代方有紅鞓是以知前代衣冠制度不可不詳審也

龍涎合和香

何叙南海香品矣近有人問曰今之龍涎香始於何時荅曰前代未嘗聞也惟古詩中有博山炉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拓梁則古亦有合和成香者香譜所載品類甚多独無龍涎香蓋龍本不香出大食国深洋海中或云朧睡於石上数日不起起則有涎覆其上土人候其去則取之涎味凝積如百藥煎而色白者良黑色者多雜沙土不可用合和香者以其能聚香不散故用之宣政間亦未聞焉独有王貴妃合香得名乃審劑者若今之安南香也紹興光堯

万機之暇留意香品合和奇香号東閣雲頭其次則中興復古以占臘沉香為本雜以腦麝梔花之類香味氤氳極有清韻又有晋貴妃璉英香元總管勝古香韓鈐轄正德香韓御帶清觀香陳司門木礼片香紹興乾淳間一時之盛耳慶元韓平原製閱古堂香氣味不減雲頭香番禺有吳監稅菱角香而不假印脫手捏而成當盛夏烈日中一日而乾亦一時絶品今好事家有之泉南香不及廣香之為妙都城市肆有詹家香頗類廣香近多用腥烈辛辣之氣無復有清芬韻意也雖御前宣賜号曰官香而香味亦淺薄非旧香之比不可入品題矣

火齊

余見旧有婦人耳環色紫而光艷照眸若紫琉璃其質甚薄不識為何物也或称為紫辣子近觀韓來真詩云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盖指言火齊也又陸務觀

詩云火齊堆盤滿珊瑚列庫藏齊音劑云中天竺國設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輝照之則如蟬翼積之如紗縠王子年拾遺記曰董偃常卧延清堂上設大齊屏風光耀一室今世不多見其耳瓌及火齊也

撒花

近者北兵侵犯城郭於民間而索金銀等物謂之撒花不曉其義蓋夷狄以此為重礼者國朝三佛齊國遣使來朝貢見于延和殿其使胡跪于地先撒金蓮花其次真珠龍腦布于御座前謂之撒殿花初至闕先具陳請詔許之方施此亦所以重中國也撒花名蓋亦有自來矣

禽虫格鬪

禽虫之微蓋於格鬪見於武傳者唐之明皇生於乙酉而好鬪雞嘗見之東城父老傳蛩亦始於天寶間長安與富人鏤象牙為籠而畜之以万金之資付之一喙其來遠矣

南唐馮延巳詞有闘鴨闌干独倚之句人多疑鴨未嘗闘予按三國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魏文帝遣使求闘鴨群臣奏且勿与權曰彼居諒陰中所求若此豈可与言礼哉具以与之陸遜傳建昌侯慮作闘鴨闌遜曰君侯宜勤覧經典用此何為南史王僧達為太子舍人坐屬疾人往揚州橋觀闘鴨為有司所劾新唐書斉王祐善養闘鴨方未反時貍咋鴨四十餘絶其頭去及敗韋連誅死者四十余人則古盖有之唐田令孜傳僖宗好闘鵝數幸六王宅興慶池与諸王闘鵝直五千万錢則鵝亦能闘也余如鶉如黄頭雀青菉子皆善闘不欲尽述耳

金石毒

金石有性之樂多潛躁前輩已嘗論之矣往往不悟多致喪身是猶晉人之好服寒食散唐人之好服丹砂雖韓文公亦不免焉武宗好神仙方士之術用趙歸真等取銀液

煉神丹而服之遂以丹發而崩王仲言揮麈錄載宣和間
王稱定觀好斈能詩少年為殿中間眷顧甚渥一日召入
禁中上曰朕得異人製丹砂服之可以長生煉治經歲色
如紫金卿為試之定觀欣躍拜命取勿服之纔因下覔胸
中燥甚俄頃烟從口出急扶歸矣不救矣既殮聞樞中剥
啄声莫測所以已而火出其内頃刻歳成烈焔屋廬尽焚
延燒十数家方息余景定庚申訪陳德公於衢偶及丹竈
事云向聞天台金鵝洞前有巨松夜静遠望則火毬飛走
積有年矣暇日与左松泉掄至其處見松脈脂膏融液于
外意為有異命剖鑿之有物如琥珀光瑩明徹始知其為
松丹也挈之歸約日分服猶服刀圭竟狂躁不可禁急
以水沃胸前熱益甚遂寘身水缸中凡数易水皆如湯亟
飲豆汁稍定至冬疽發幾死左亦服寸也雖不至甚而兩
目赤腫如桃兩月方愈昔未巨容以松丹進史衛王服發

其狂躁而死方仁声泊宅編載吳景淵刑部平生服硫黄人罕知之其後二十年長子夀為華亭市易華疽發于背而死乃知流毒傳氣尚及其子可不戒

瑪瑙

瑪瑙品類多不同出産有南北其石一石外者尔大者如斗其体質堅硬碾造費工若南瑪瑙産大食等國正色紅而無瑕可作杯斝器具生西北者色青黑謂之鬼面青赤而間以紅色如朱砂者為妙莫灵夏瓜沙羌地沙磧中時得之者尤奇有栢枝瑪瑙質如水玉上有枝葉儼如栢枝又有鄧子瑪瑙黒白相間大不過一二寸又有合子瑪瑙質理純黒中間白綠者可作數珠間隔又有夾胎瑪瑙正視之則瑩白粉光側視之則若凝血盖一物而有兩色也出西羌沙磧中視不多見紫(有)雲瑪瑙者今和州産大者可作屏障卓面等器實一石尔金陵雨花臺有小瑪瑙子但

可充盆盎水石之玩均不第品類也

墨品

古者之墨多以石磨汁而書或云是延川石液為之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云是煤煙松煤夾和為丸蓋晉人以凹心硯者欲磨墨瀋耳後方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煙墨以多老松烟和以麋鹿膠為之所謂麋膠熟万杵者也至南唐文物之盛遂有李廷圭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以松煙為之本朝熙豐聞張衎遇供御墨漸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東坡先生頗称賞焉元祐間潘谷造墨蘇黃諸公皆称之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輩世亦不足之更有薛剎峯之墨不減前輩近世唯三衢葉代實得製墨法墨漬不凝滯誠名下無虛士也惜老葉之後其子不得其傳大不及之如翁彥卿等往往盜茂實名逐立而已不足貴也

拊掌録 三卷　元懷 号轑然子

東萊呂居仁先生作軒渠録皆記一時可咲之事余觀諸家襍説中亦多有類是者暇日裒成一集目之曰拊掌録不獨資開卷者之一咲亦足以補軒渠之遺也延祐改元立春日轑然子書

卜者許壽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至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為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溢富溢也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酧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咲曰更向上荅以至八九十否又大咲曰更向上荅曰能至百歲否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

四十歲祚大喜曰其間莫若疾病否並無祗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若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每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湯水

依鄉所奏

司馬溫公晏言王廣淵章八九上乞誅之以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為起居注侍立殿砌既歸廣淵來問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即听得聖語云依鄉所奏

風流骸骨

王輔運句骨立有風味朋從目之曰風流骸骨崇寧癸未在金陵府宴集見官奴有極瘦者府尹朱世昌顧余曰尔識生色骷髏否余欣然為王句得對

春帖子

太觀間翰院苑進春帖子有一學士撰詞云神祇祖考安樂之草木鳥獸裕如也以鳥獸對祖考所不宜更以待是罪

木野狐

葉濤好奕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日不肯已奕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棊枰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

草大虫

自崇寧後復榷茶法制日嚴私販者因以抵罪而商賈官勝請納有限道路有程纖悉不如令則被繫罪或沒貲出告昏愚者往往不免其擠乃目茶籠為草大虫言其傷人如虎也

活卦影

熙寧中蜀中日貴老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卦影其後

轉相祖述其畫人物不常馬或四匹獸或兩翼或儒冠而僧衣故為恠以見像朝士米芾好恠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靴緋緣顯朋從目為活卦影

燒裙

信州有一女子名可及落拓貧屢好歌善飲酒居常衣食甚迫有人乞與州畜因浣染為裙墨亦不落會隣人過之出妓設酒良久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曰延慶節繙黃講論必次及優倡為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齋以升坐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經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煩夫坐而後兒也坐上為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亦所不喻乃日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倘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

論語曰沽之哉我待賈者也何非婦人奚将嫁為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講論語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麄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講論語云為政篇𦍒日語从事曰近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大咲

假作僧道

南中小多無緇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昭宗郎位𨗴鞨為客嘗宣告使赦下到曉州自来無僧道皆臨事差攝宣告曉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至王弘太怯而問之僧曰役未到差遣偏并去歳已曾作文宣王今年肯差作和尚聞者莫不絶倒

署吏為聖人

自廣南際海中数州多不立文宣廟有刺史不知礼将釋

萸郎署二書吏為文宣王亞聖鞠躬於門外不進不如仪即判云文宣王亞聖各决若干

出汗方

錢遹田家子高臍肥肚性甚魯每遇出汗則負重走齋中汗出刀蘇既為禁從猶如此或取十餘千錢就帳内荷之以作力諸方不載此法但人生悪安逸喜劳動惜乎非中庸也輕薄子以語此出汗方虽編入御藥院可一咲故記之

盆成括

沈括存中方就沭劉貢父遷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乎謂問死矣盆成括也

禽言

王荆公嘗與客飲善摘經書中語作禽言燕令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久之無酧者刘貢父忽曰吾摘

句取字可手因作鶻鵃令日沽不沽沽之哉坐客皆咲

雪詩

宗室有滔大使者喜作俳咲之詩有曰一蕨草子碧葺〻誰
人嗔作麦門冬若逐移種麦門西不成喚作麦門冬（京布有麦門）
哲宗宗子多躁怒不怡左右無以娛悅常往來大使求詩
一日雪間有何詩方吟兩句云誰把鵝毛滿處掃玉皇大
帝販私塩急特以奏哲宗大咲

鄙詩

哲宗朝宗子有好為詩而鄙俚可咲嘗作郎事詩曰日暖
看三織風高閏兩廂蛙翻白出濶蚓死紫之長放撥聽琵
鳳持饅接建章帰來黨裹坐打殺有何妨或問詩云嵛云
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間又見二雀閏於兩廂有死蛙翻
覆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喫饅撥飯聞鄰家弾琵琶作鳳
棲梧食饅頭未畢閽人報建章安秀才上謁迎客既帰見

卧内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杀又何妨哲宗嘗灼艾諸内侍歎娛上或牽其詩上咲不已竟不能灼艾而罷

罝帽僧頭

張逸密李知成都善待僧文鑒大師蜀中民素所礼重一日文鑒謁張公未及見時華陽主簿張唐輔同侯於客次唐輔欵搔髮方脫烏紗聠聣文鑒罩拎其首文鑒大怒諠詐張公遽召紙就坐即白日某与此官人素不相識適將幞頭罩其頭上張公問其故唐輔對曰某方頭痒耳下幞頭無處放頓見師頭闊遂且權罝少時不意其怒也張公大咲而已

匍匐畐

陳烈福州人慱李不狗時動遵蔡礼古君謨丧於莆田烈徃吊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今將与二三子行此礼於是烏巾白襴与二十餘生望

門以手据地淶行號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咲受吊時郎李遘畫匍匐面

作犯徒以上罪詩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人持刀哄寡婦下海刼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人之合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也

換羊書

黄魯直戲語子瞻曰晋右軍字為換鵝字韓宗儒者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處換肉十斤可名之曰二丈書換羊書矣一日公在翰苑以生辰撰著正冗宗儒作簡以圖報章未使立庭下督索甚急公咲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矣

厭撒太尉

世博宗室中亦有昏繆者（手撒為廄太尉）一日坐宮門見釘鉸者
急呼之命僕取弊履令工以華護其首工咲曰非我技也
公乃悟曰我謬也誤呼汝矣適一欲呼一錮漏（洽呼骨路）者乎
聞者大咲之

茶

王濛嗜客又以茶人語今日有水厄東坡昔嘗客茶語主
人曰所語老婆子塗面主人不曉搽了又搽

獨步

黃魯直在荊州聞東坡下世士人往吊之魯在兩手抱一
膝起行獨步

嗜燒鍊

黃裳鵠嗜燒鍊晚年疾篤語子諸曰吾死以大堝一枚坐
之復以大堝覆之用鉄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
中足矣

賊補官

閩地越海賊曰鄭廣後就降補官同官強之作詩廣曰不問文官與武官文官武官揔一般爭官是做官郤做賊鄭廣是做賊了做官

揮麈録

宋王明清字仲言汝陰人

仁宗不宝玉帶

李和文遺事云仁宗嘗服美玉帶侍臣皆注目上还宮語内侍曰侍臣目帶不已何耶對曰未嘗見此竒異者上曰當以遺虜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宝賜外夷可惜上曰中國以人安為宝此何足惜臣下皆呼万歲

郤封父子為帝

北斉顯祖高洋晋陽公李元忠南斉竟陵王蕭子良隋長孫覧俱謚文宣孔子盖出四謚之後大中祥符元年始加玄聖二字後避聖祖諱易至聖煕寧中欲加謚至神元聖帝礼官李邦直以謂夫子周臣也周室諸侯止稱王執以為不可卒從其議

避諱易姓

太上皇帝中興之初蜀中有大族犯御名之嫌者而遊宦
參差不齊倉卒之間各易其姓仍其字而便其音者句濤
是也加金字者鉤光祖是也加糸字者約訪是也加草頭
者苟諶是也改為句者句是也增而為句龍者如淵是也
鷄是折為数家累世之後婚姻將不復別文潞公自敬揮
之授以國初翼祖諱而改今有苟氏子孫与文氏所云相
同盖本一族亦是仕於南北矣於相照与此相類

沿襲之誤

崇寧中以王荊公配宣聖悪兖公而居鄒公之上迁鄒於
兖之次靖康初詔黜荊公但穿塑像不復移鄒公于旧位
至今天下庠序悉兖鄒並列而虚右雖後来重建者率皆
沿襲而竟不能華也

印章

亡友薛叔器家有関内侯印甚奇古後攷之魏建安二十

三年嘗查此名也又友人家有盪虜將軍章及明清有横
武將軍印皆不可攷伯氏有新遷長印後考前漢書乃新
室嘗以上蔡為新遷也又友人家多陸子家丞印睢郡名
旣士之子家丞秩甚卑然篆文印様皆出於諸印又嘗搜
得之或云亦王莽時印畢少董家有雍未央姓名見於急
就章

告身有形皃

本朝及五代以来吏部給初出身官告身不惟著歲數兼
説形皃如云長身品紫棠色有髭髯大眼面有若干痕記
或云短小無髭眼小無瘢痕之類以防偽冒至元豊改官
制始除之靖康之亂衣冠南渡承襲偽冒盗名字者多矣
不可稽考乃知旧制不為無意也

潮

姚寛令威明清先友也著西漢殘語攷古今事最為詳悉

其間一條云旧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復恐遺失故載之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說多矣或謂天河激湧見葛洪潮說或云地機翕張見洞真正一經盧以肇云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海水控入溪山湧而濤隨施師僧隱之言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見竇叔蒙海嶠志源殊派異無所適從索隱探微宜伸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嘗經合浦郡（廉州）沿南溟臨海康（雷州）歷陵水（化州）涉恩平（恩州）往南海（廣州）迨由龍州（惠州）抵潮陽（潮州）泊出守會稽（越州）移涖句章（胡州）是以上諸郡皆沿海濱朝夕觀望潮汐之候者有日矣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進退也）十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噓吸天隨氣而漲歛溟渤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陽之精水者陰氣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

盈於朔望消於朓魄息於上下弦輝於朒（朔而月見東方）故潮有太小焉今起月朔也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十一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於是之潮當附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盡矣或遲速消息雖少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時期矣或問曰四海潮平皆漸惟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横飛雪崖傍射澎騰奔激吁誠可畏也其激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北曰赭南曰合龍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涛耳若言岸狹勢逼則東濵自定海（縣名屬四明郡）呑餘姚奉化二江以縣為名一屬會稽一隸四明併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波濤有声耳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亭地名屬會稽北

望嘉興大山屬秀州水濶二百餘里故海海商舶舡怖於上潬（徒旱切水中沙也）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潬南北亘之隔礙洪波蹙遏潮勢夫月離震兊它潮已生惟浙江水洎月會潮經乾来雖稍遲来則濁浪推湧後水益来於是益於沙潬猛怒頓湧声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江山狹逼使之然也宜哉令威以該洽聞于時恨不能知其人明清心謂又精博之人後以真宗實録考之大中祥符九年以燕肅為廣東提點刑獄遂取兩朝史燕公實録傳觀之果嘗自知越州移文州卷末又云嘗著海潮論海潮圖並行於世則知為燕無疑

降王旧臣脩書

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群臣或宜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寘之館閣使脩群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之類其卷帙厚其廩禄贍給以服其心多卒老於文字之間

云

帝率觀輿

仁宗即位方十歲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章獻素多智謀分命儒臣馮章靖元孫宣公奭宋宣獻綬等采摭歷代君臣事跡為觀文覽古一書祖宗故事為三朝寳訓十巻每巻十事又纂郊記儀仗為鹵簿三十巻詔翰林待詔高克明等繪畫之極為精妙敘事于左令傳姆輩日夕侍上展玩之解釋誘進鏤板于禁中元豐末哲宗以九歲登極或有以其事啓宣仁聖烈皇后者亦命取板摹印繳此為帝學之觀輿分賜近臣及館職

赤脚仙人

章懿李后初在側微事章聖：：過閣中欲盥手后捧洗而前上悅其膚色玉耀與之言后奏昨夕忽夢一羽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為汝子時上未有嗣聞之大喜云當為汝

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誕育昭陵幼年每穿履韈即令
晚去常徒步禁掖宮中皆呼爲赤脚先人蓋古人之得道
者君也

高宗卧処龍現

宣和中宴諸王於禁中高宗以困於酒倦甚小憇幄次徽
宗忽詢康王何往乎左右告以故徽宗幸甚所視之甫入
即返驚愕黙然内侍請於上々云適揭簾之次但見金龍
丈餘蜿蜒榻上不欲呼之所以亟出嘆息久之云此天命
也由是異待焉

慎刑

高宗嘗語吕頤浩云朕在宮中每天下奏獄案至莫不熟
閲再三求生路有至夜分卿可以此意戒刑寺官凡於治
獄切當留心勿草々頤浩再拜賛歎即以上旨諭之

温公得人心

司馬溫公元豊末來京師都人疊足聚觀即以相公目之馬至於不能行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願識者司馬相公之風釆耳呵叱不退屋瓦為之碎樹枝為之折一時得人之心如此

蔡元長南遷

蔡元長既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二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為愛桃花三樹紅年〻歲〻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初元長之竄也道中市飲食之類問知蔡氏皆不肯住口至於詬罵無所不到州縣吏為驅逐不稍息元長轎中独嘆曰京失人心一至於此至潭州作詞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到瑶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幾度宣麻只因貪寵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後數日卒門人吕川卞者醵錢葬之

碑上䥫刻黨人碑

九江有碑上李仲寧刻字甚工黄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国刋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中寧使劖之仲寧曰小人家旧貧窶止因開蘇内翰黄李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姦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議之曰賢在士大夫之所不能及也餽以酒肴而從其請

蘇叔黨榮遇

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使者同一小轎至傳聖旨召宣亟令升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絶入則以物障其前𦕈不見路頂上以小凉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數里抵一脩廊内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黄背子頂青玉冠宫女環侍莫知其数弗敢仰窺始初為崇高莫大之居時當六月積氷如山噴香若霧寒不可忍俯仰之間不可名

狀起居畢上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宮捧賜醇酒一鍾賚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所從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illegible]也

陶朱新録

宋 馬純 字子約号樸樕翁單父人寓陶朱山

究牛文

黃定者於紹聖間有以牛究事質司馬温公〻因作究牛文曰華州村民往歲有耕山者日晡疲甚遂犂而卧乳虎翳林間怒髭搖尾張勢作威欲啖而食之屢前牛輙以身立其人之体上左右以角拉虎甚力虎不得食垂涎至地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且犂其体人則覚而惡之意以為妖因扶牛〻不能言而犇輙自逐之尽怒而得愈見怪焉帰而殺之解其体食其肉而不悔人牛而有功而見殺尽力於不見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何使其人早覚而悟虎之害已則牛之免而獲德矣惟牛出身捍虎於其人未覺之前此所以功立而身斃也嗚呼觀此可以見夫天下之害甚於捍虎忠臣之功力於一牛嫌疑

之猜過於伏体不悟之心深於熟寐苟人主或察焉則忠義之恨何所自列哉傳稱妾佯殭而弃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笞固有忠臣獲罪言猶誶夫客有因牛寃之事親過而吊焉余聞其語感而書牕牛云又自跋曰是牛也能捍虎于其人未寤之前而不能全其功於虎行之後其殺宜哉

催妝詞

嘉王傍王昂作狀元始婚礼夕婦家立需催妝詞昂走筆賦好事近云喜氣擁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朱粉汚天真嫌怕太紅伯留取黛眉淺處章臺春色

王恩嫁妾之義

王太尉恩自親事官出身上皇時為三衙其夫人為買妾甚美恩方許之見恩腰紆紆青鷩指曰此何物也恩忽自

失而謂夫人曰所買何等人必是良家子遂訪之妾具言毋縣主也父死貧故見鬻乃呼其母至不肯言其實有喻之曰不要尔還顧直但言之方道其事與妾同恩遂呼諸小使之未婚者令妾與母自擇得一少年其家亦仕宦父為右班即命歸白其父具聘礼恩又以所 百千為資送奩具戒其壻使善奉其妻之母焉噫恩一卒而有士君子之行宜其貴也

黨籍

元祐黨籍凡三等僕家旧有元祐姦黨碑建炎間呂元直作相取去最後者也其間多是元符間臣潦文曰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别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悪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命書而刻之石置于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為万世臣子之戒又詔京書之将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神

聖英武尊制揚功章善癉惡以紹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
仰承陛下孝弟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臣蔡京謹書

元祐姦黨

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大防　刘贄　范純仁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岩叟　蘇轍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禄　胡宗愈　李清臣　刘奉正
范純礼　安燾　陸佃　呂公著（俱元祐）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俱元符）

曾任待制以下官四十九人

蘇軾　刘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勔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吴安持

孫覔　錢勰　李之純　鮮于侁　趙彦若
趙卨　王欽臣　孫昇　李周　王份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觀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並元祐）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志章　張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服（並元符）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黄庭堅　晁補之　張来　吳安詩
歐陽棐　刘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馘　司馬康　宋保國
黄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卜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廷堅　馬涓
陳乳　朱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　並元祐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慶厚　李績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綝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衮　翁羽　趙天祖　李新　衡鈞
衮通適　馮伯藥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珣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趙令時　郭執中　石万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明　梁安国
王吉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魯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神師極 韓治 郁暁 秦希甫 錢景祥
錢希白 周紵 何大正 吴彥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刘勃 王極
黄安期 陳師錫 子肇 黄迁 黄邦正
許堯甫 揚朏 胡良 梅居俞 冦宗顔
張居 李脩 逢純熙 高道烙 黄才
曹輿 侯顧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岩 王公彥 王交 張浦 許安脩
刘吉甫 湖潜 董祥 揚懷宝 倪眞孺
蔣津 王守 鄧元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潜 陳唐
刘經國 扈充 張恕 陳并 洪蜀
周諤 蕭彤 趙越 勝交 江珣

方适 許端卿 李昭玘 何訓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揚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並元符）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 李備 王献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瓌 郭子術 錢咸
趙希德 王長民 李釆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玩 刘庭華 姚雄 李基（並元符）
内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談康 竇越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魯壽 蘇舜民 揚偁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偁 閻守勤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祐　王化臣並元符
為臣不忠
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　祇　章惇元符
古今准尚書兵部符偹降勅命指揮立石監司聽崇寧四
年二月日此兩浙常平司所立碑石天下監司郡守皆立
之後因星变遂毀

戲殺

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李校嘗因斎熟寐與衆戲以香烛
花果楮钱之類設供於卧榻前而潜祠之寢者既覔見之
曰我已死耶戲歎不已少頃復寢不不復起視之真死矣乃
徹供設之物竟不敢言其所以於人豈非覔而見此驚散
人魂遂不復体也耶事有不可知者

熊為火災

紹興己酉永嘉火災前数日有熊而楠溪至江滸躍入小舟渡至城下初不惧人命獵士殺之時高開府世則寓城中謂其倅趙允蹈曰熊于字為能火郡中宜慎火燭趙咲不以為然果延燒官民舍什七八独州治存焉

貞婦

建炎間叛陳州賊舍用軍子陳之鄧灣都統制官曹寔韓宏守統制王湙色門中夜聞小喧徐擁一美婦出斬之行刑者二将曰某屢斬無辜矣重自歎息又曰適婦人自云陳之胥妻也早来正統制得之賊中欲與之私不允已剌一刀適又逼之婦人曰統制軍官也隨都統来破賊本為百姓除害若悪新婦充碑使則可軍欲見私所不願也王湙欲強之且曰我當殺汝婦人又曰如此統制亦賊耳一死何惧遂命斬之二将嗟嘆通夕不能寢噫保其潔而不

愛死雖古烈女不能過之

異魚

河南廣武山漢高皇庙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中有三魚一金鱗一黑鱗一如常而一邊鱗肉魚骨背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游水中但其游差緩不復有揚鬐撥剌之勢觀者凭攔俯窺雖異之而猶未審一日有隨而死者因瀆之遂得三魚鱗色如在水中時半邊者五内皆無方大異之後復置井中至今三魚尚存俗傳漢高皇食鱠庖人治魚及手而楚軍至倉皇弃魚井中而遁此語固無根難言然已劊之魚而游泳不死亦可怪也

文昌雜録 六卷 宋 龐元英 中 南 安人 官 主客郎

養珠法

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乘月華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之頻換清水夜至月中蚌蛤乘月華玩弄經两秋即成真珠矣

治骨鯁

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士子為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餳者因買食之頓覺無㨾然後知餳能治魚鯁也後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餘知安州有景州通判挪應辰為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而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亦嘗試之甚驗

製藥

禮部謝侍郎言乾山藥法刮去皮以厚紙裹于風中最良

又置焙籠中下鋪茅數莖以微火烘之亦佳作湯點如新者乳香最難研先置壁鏄中半日許入鉢乃不粘祠部趙郎中亦云研乳香取指甲三兩片置鉢中猶易末爾

玉龍膏

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為玉膏太宗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

鳳子

禮部王員外言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詞人罕用余讀唐韓偓詩有鷀兒唼啑雌黃嘴鳳子輕盈膩粉腰正爲蝶也

藥劑

元微之詩云松門待制應全遠藥劑監搜可得知盖唐有宣政殿為正衙殿庭東西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一至今猶存

按開成元年詔以入閤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階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為待對官立位云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宫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叅有覇制虛仪搜索因襲尚存朕方推表大信寘人心腹況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以後次坐朝衆寮既退宰臣復進既奏事其監搜宜停

嫁杏

禮部王員外言夕見朝儀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唐前有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咲語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携搏酒來云是婚家撞門索酒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辞祝再三家人莫不咲之至来春杏々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洞庭柑橘

國子朱司業言南方柑橘雖多亦畏霜每霜時亦不甚收唯洞庭霜雖多却不能損詢彼人云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閤霜所以柑橘最佳歲收不耗正為此耳

司馬地室

司門范郎中云井父蜀郡公鎮近居許昌作高菴以待司馬公招累未至菴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洛作地室隧而入以避暑熱故蜀郡作高菴以為戲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园宅尤勝中室乜間上起高樓更為華侈司馬公陋巷所居繞能芘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然而道德之尊彼亦不知顏氏子也

高麗貢国車

元豐三年高麗国遣使柳洪副朴寅亮朝貢且献日本国

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車服誠之非禮本国所以上進者
欲中朝見日本工拙爾朝庭為留之高麗本箕子之国其
知禮献本朝如此

降賊供脚色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聚郡黨於山林招撫久之方出降朝
庭赦其罪授右班殿直既至有司供脚色有項云一歷任
以來並無公私過犯見者無不咲之

煮浣油衣

淳化中有司言油衣帟幕損蔽者万数又毁弃詔令煮而
浣之命尚方染以雜色剌為旗幟焉

袴褶

晋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于中外或發則
服之唐制三品以上紫褶五品已上緋褶通用細綾七品
已上綠褶九品已上碧褶通用小綾玉藻云禪音冊為絅音頃

引急也帛為褶褶袷也鄭云單為絅有裳衣而裹者也帛為褶有表裹而無著者也周遷輿服雜事趙武灵王纓胡之纓戎服有袴褶之制始自漢武近是服以從戎隋制綦組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使不舒散皇朝導官袴褶蓋馬上之服也

引喤

通典梁御史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韝一人緗衣執鞭杖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喤音横至階一人執青儀囊不喧国朝故事御史中丞告百官呵引至朝堂兩朱衣吏告引入朝唐至文德殿門止蓋尔引喤之比也湟又音皇按說文小兒声引詩其泣喤喤

公主賜謚

唐德宗正元十年七月賜故唐安公主謚曰莊穆公主賜謚始於此也

唐朝殿種花栁

杜甫紫宸殿退朝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栁邊迷乃知唐朝宮殿亦種花栁今殿庭唯對植松楸欝楸欝然有殺之氣也

市井

世言市井蓋未曉其義如何因讀風俗通曰井亦謂之井市言人至市有粥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然後到市或曰古者二十畝為田井為市故云又市中空地謂之壘顔師古乃云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揔而言處其井者也

襟鉢

北虜謂住坐處曰襟鉢四時皆然如春襟鉢之類是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不師儒來修癸奠余充接伴使因以問師儒荅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也

彈甘焦文

梁沈約有修竹彈甘焦文其畧曰長兼淇園貞幹脩竹稽首言切惟姑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雨露荏苒歲月今月某日有臺西皆澤蘭萱艸到園同訴自稱今月某日巫岫歛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門陰不隔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處臺隅遂同冥谷臣謂偏辭难信敢察其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蘺依源辨覆兩艸各處異到同擬既有證據差非風聞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苟不除戮憲章何用請以見事徒根剪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乎屈歷觀自昔文集未嘗有此類製者雖曰新奇盖益有所寓托也

避父諱

史記季布傳楚人曹丘生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漢書同作談司馬遷以父名故改之今人與父同名者改曰

同為是也

梁四公子

梁四公子一人姓蜀(音攜)名闖(音丑禁反)孫原人一人姓皝(音万)名杰(音傑)天齊人一人姓越(音蜀)顓(音湍)浩澶(上音浩下音門)人一人姓仉(音掌)名脊(音覲)五阮人昭明太子曰蜀出揚雄蜀記闖出公年傳皝出世本事亦作簡出三齊記曰杰出竹書記年曰出索綸隴西人物志顓出世本及廣雅仉出太一符脊出史記孫原㚇山名浩澶洮湼之間二水名五阮厓門也

　唐牛僧孺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晋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而絶遠有灯燭之光以為人居也徑往尋之八九里有宅門宇甚峻既入門廊下及堂上灯烛熒煌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歴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上東閣有女子哭声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耶鬼耶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偶於鄉人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潜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並為遊宴者到是酔妾此室共鎖而去以迎於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死而惴惴哀懼君誠人耶能相救免妾身為除掃之頋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来當何時曰二三更吾忝大丈夫也必力救之若不得當殺身以狥終不使汝徃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

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叱令一僕侍坐於前若為賓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逡巡而去二黄衫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独喜吾當為宰相又勝此鬼矣既而将軍漸近導吏復告之将軍曰入有戈劍弓矢引翼以入即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遂相揖将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将軍今夕嘉礼願為小相耳将軍喜而延坐與對食言咲極歡公囊中有利刀思欲刺字乃問曰将軍曾食鹿脯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厨願削以献将軍大悦公乃起取鹿脯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之将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它公伺其無機乃投其脯執其腕而斷之将軍失声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脱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啓門謂泣者曰将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既獲免可出就食泣

者乃出年可十七八人甚嘉麗拜於公前曰誓為僕妾公
勉諭為天方曙開視其手則猪蹄也俄聞哭泣之声漸近
乃女之父母兄弟其鄉中耆老相與舁櫬而来将收其屍
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告焉鄉
人共怒残其神曰烏将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
以女纔無它虞此礼一違即風雨雷雹為虐柰何失路之
人而傷我明神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鄉以祭烏将軍
不尓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将令執公〻諭之曰尓徒老於
年未老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尓衆其听吾言夫承天命
為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彊理天下乎曰然公曰
使諸侯淫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残虐於人天子不伐乎
誠使尓呼将軍者真神明也神固無猪蹄天豈使淫妖之
獸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
乎尓曾無正人使尓少女年〻横死於妖畜積罪動天安

知天下使吾雪鳥從吾言當為尔除之永為無娉礼之患
如何郷人悟而喜曰願從命公乃令数百人執弓矢刀鎗
鍬钁之屬環而自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血入大琢冗中
曰圍以劚之應手漸大如甕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
其中若大室見一大猪無前左蹄血卧其地突煙走出獻
死於園中郷人翻共相慶會錢以酬公公受不曰吾為人
除害非鬻獵者得免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為人抱
貧血屬閨闈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日貪錢五百万以嫁
妖獸忍鎖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曰是
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公不複以旧郷為念
矣泣拜以從公公多岐援喻止之不獲遂納為側室生子
數人如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地而
棄於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尼妙寂姓葉氏江州潯陽人也初嫁任華潯陽之大賈也

父昇與華往復長沙廣陵間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被髮裸刑流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讎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昇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州俄而見其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為女弟所呼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憐叟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詣上元縣舟楫之所交有四方士大夫多憩焉而又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奇山瞰江方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又有醒吾感者於是褐衣上元捨力瓦棺寺日持箕帚洒掃閣下閒則徒倚欄檻以俟誠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君數年無能辨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

衣至閣神秉筏逸頗異常倫妙寂向前拜泣且以前事問
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為人解疑況子之寃懇而神告如此
當為子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
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
夫猴申生也車去两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〻而東
非蘭字邪禾中走者穿地過也亦此申字也一日又加夫
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寂喜若不自勝久
而淹涕拜謝曰賊名既彰雪寃有路苟獲釋憾誓報深恩
婦人無它唯潔誠奉佛祈增海福耳乃再拜而去元和初
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人之為僧者必由之四方輻
輳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為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
有一泥眉目朗秀若旧誠者每過必疑視公佐若有意而
未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遽呼曰侍御元和中不為嶺
南從事乎公佐曰然〻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〻寂

曰昔瓦棺寺閣求鮮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及男服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聞蘄黃之間有申村因往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隅中有申蘭者默往求傭輒賤其價蘭喜召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為者不顧輕重而為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晝與辟傭共作夜寢其席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欽念視士寂即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闃鎖啓閉悉委言曰驗其匱中半是已物亦見其失及父常所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出季處未嘗偕在慮其擒一而驚逸也待之數年永貞年重陽二盜飲既醉士寂奔告于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詞狀就決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之天宮寺泥洞微即昔時受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誠獲讎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名

子與其讐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軀豈酬明哲梵宇無它唯
虔誠法象以報効耳公佐大異之遂為作傳大和庚戌歲
復官巳南與進士沈田會于蓬州田因話奇事持以相示
一覽而復之録怪之日遂纂於此為

續幽怪録　唐李復言

盧從史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藩鎮陰欲拒命跡涉
不臣為中官驛騎將軍吐突承璀所紿縛送京師以反狀
未明左遷驩州司馬既而逆跡盡露賜死於康州寶曆元
年象州刺史李湘去郡歸國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
一旦造上国駕㣲舟泛滄海路聞端溪縣女巫知未來之
事維舟召焉巫到曰某能知未來之事乃見女者也乎之
皆可至然鬼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鬼福德者精
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悴假某以言事盧
在所遇非某能之也相曰安得鬼而問之曰所前楸林下

有七人衣紫佩玉者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
簡何林而拜女巫僕射吝拜湘遂揖上階空中曰從史死
於此所為弓弦所遣今尚惡之使君床上弓幸除之湘遽
命去焉時所東階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将坐問之女
巫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延坐乃以將吏視之僕射
大怒去也急隨拜謝或肯却来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
步一拜凡十数步空中曰大錯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
李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辝謝方肯却回女巫曰僕射却
迴矣於是拱立而行及階女巫曰僕射坐矣别置榻而設
茵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
湘遠宦歸朝憂疑曰極伏知僕射神通化造識達未然伏
乞畧賜一言示其荣悴空中曰此去大有人按引到城一
月當刺梧州湘又問終更不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寰久
矣何不还生中而久處寘漠乎曰是何言哉人世勞苦万

愁纏心尽如灯蛾争撲名利愁贜而髪白神敗而形羸方寸之間波瀾万丈相妬相賊猛於豪獣故佛以世界為火宅道以人身為大患吾已免離下視陽大豈復依身而卧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晦明未殊夅仙成敗則無所異吾已得煉形之術也其術自無形而煉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変万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未圖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万衆之君不及平况取民平湘曰煉行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所宜問也復問梧州之後終而不言乃去湘到輦下以奇貨来助之者數人来一月拜梧州刺吏皆如其言竟終於梧州盧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

希通録 二卷　宋蕭參

此書名曰希通者皆取范甯云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难而自絶於希通哉嘉定癸未通岩蕭參識

豕牢

晋語胥臣對文公曰昔者太任娠文王不変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韋氏云少小也溲便也豕牢厠也不加病言易也設有是事猶當翦焉况於誣乎老泉帝嚳論嘗辟吞卵等事猶為廢幾胥臣之言無稽甚矣

天山

雪山祁連山白山其實天山也明帝紀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章懐註曰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又杜詩註天山即祁連山在伊州一名雪山其名四其實則一

車二音

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帚昭曰車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音居恐未必然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携手同車以此協韻攷之則古亦有居音矣

三郎

坡詩三郎官爵如泥土争唱弘農得宝歌注皆不載出處嬾真子録嘗記開元中有人忘其姓名獻徘文於明皇云說甚三皇五帝不如来告三郎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為太子時号五王宅寧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

蒙倛

荀子仲尼之状如蒙倛韓退之註四目為方相兩目為蒙倛揚倞基亮註倛首蒙茸按子虛賦蒙公先驅墳子云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則先之者皆走也若是則蒙倛為二物倛音欺韻畧無此字有䫏字類揚倞說非

論書

誓告盟詛切〻然恐其下之不我信至於假天地神明以誘之亦甚費力矣如舜堯時都俞吁咈四字成就天下無限大事二典三謨寂寥短簡則知未施信而民而民信其感不可及如此

火城

王元之待漏院記相君至止煌〻火城按李肇国史補正旦曉漏已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〻烛擁焉謂之火城

籟簫

莊子天籟地籟人籟杜詩陰壑生靈籟注並云簫也按釋〻文三孔籥大者謂之笙小者謂之箹其中謂之籟〻者乃管中之虛也中虛然後有声所謂樂出虛是也非直以為〻簫

佛名如來南無謨按韻祖十虞韻由謨字注胡人拜称南

瞋者謨因知佛胡神也胡人拜而并其号故就録之譯經者誤作南謨

光武氣象

光武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願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安敢遠期十年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慎之何言之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此如家人父子相唯諾足想當時中興之象文叔少時與人不疑曲豈信然哉

揚子祖孟子

揚子祖述孟子文勢極是然揚子刻畫不若孟子渾然

始皇非坑儒

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已及此竟為楚人一炬耳輩嘗前論之但坑儒一事未有究極之者僕按史書所坑特侯生盧生

四百六十餘人非能尽坑天下儒者為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生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起臨洮築長城至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真人願至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万落又自此言吞之觀此亡事皆盧生等慫其惡又從之諛之特方技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始皇因封禪之議謗口紛紛已懷殺意及其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万其求曰海上也則挾童男童女以行皆取於民間奪其吾告之孤肆厥不軌之狀如今所謂妖竊發其中死無辜者多矣此一罪也因亡胡之讖興白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脈南北生灵因是役而死者不可勝実骸積如山血流成川調發頻煩剥及閭左原始要終誰

生厲階此二罪也猷群鬼之術覬真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傍者盡殺之自是莫知行之所在此三罪有一於此罪不容於死况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坑賞万民之命良不為過天網恢〻疎而不漏真可畏也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為妖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僕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況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識之類有以中其欲故尊賜之初不聞其誦孔子之言以進古今相丞皆曰坑儒蓋或於扶蘇之諫曰諸子皆誦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縄之臣恐天下不安嗚呼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言之悞使儒者蒙不韙之名我自以洗亦万世之快也不然而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〻弋人何慕肯搖唇鼓吹自投於陷穽

哉僕故曰盧生四百六十餘人皆方伎之士也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因不止此其坑之者此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況火德一炎而雨生以講礼聞四皓以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天壽其脉留此數公以見吾儒不可磨滅而朋姦黨惡小人終不能為長久計商君以変法禍秦竟遭車裂盧生等以方技禍秦坑矣於咸陽其罪等也天其或者假於秦歟商君裂矣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匕抑亦自相濟陷之明報而禍淫之道為不偏矣僕甚惡坑儒之名故論其顛末如此

善訓多

載馳女子善懷鄭箋善猶多也漢書岸善崩善亦多也以善為多經史中少用間見於此

悲歌

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泣數行下歌曰力拔山兮氣盖

世間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〻柰若何

又東坡志林載李後主去国之詞云二十餘年家國数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鬓消磨最是蒼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東坡謂後主當慟哭於九廟之下謝其民而後行却乃揮淚對宮娥其詞悽愴同歸一揆然羽為差勝其悲歌慷慨猶有喑嗚叱咤之氣後主直是養成兒女子態耳如梁武帝総侯景之禍毒流江左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複何恨此説雖與二者不同如窮兒呼盧驟勝驟負無所愛惜特付之一擲耳嗚呼安得此亡国之言哉

田文無恥

田文好賢下士温公鄙之為逋逃主萃淵藪王介甫亦謂雞鳴狗盜之出於門下此事士之所以不來僕謂此不足責有事最無恥請暴白之戰国策云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

夫人相愛者或以問孟嘗君曰為君舍人而與內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思不在三千之數且田文志趣如此而顧以此責之過矣就使其能以招聘撫士而士思且嘩去不暇詎肯以車魚之故哉

瓜期

士大夫以交代為瓜期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據此乃一年戍守耳今例稱瓜期不當況作亂非美事乎

介冑不拜

周亞夫細柳營見文帝不拜而揖人以為耀軍威要之身擐甲冑亦謂不容拜按公羊傳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百里子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子揖師而行何休云揖其父於師中介冑不拜為其拜如蹲音存觀此則

知西夫之不拜有由矣

錢唐

史記始皇本記至雲夢浮江不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刻頌秦德兩漢地里志會稽有錢塘縣今人以唐為唐非也其失本於世説注云晋人姓沈而今其縣者将築塘患土不給詭曰致土一畚以錢一畚易之土既集誘曰今復不須土矣人皆弃去曰取以築故名殊不知秦漢以前已有此名豈至晋而然乎

居士

本朝以居士称者實繁即孟子所謂處士也六經中惟礼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道藝處士也居士之名本乎此

寓公

今日寄居官為寓公礼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注諸侯失国而寄寓他国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不敢以之為臣

此寓公死則臣其子矣

東道

左傳独之武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史記鄭使謂秦穆曰君何不觧鄭得為東道後漢彭寵傳朱浮對光武曰大王倚彭寵為北道主人鄧晨傳光武謂鄧晨曰偉卿以一身従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今世専以主人為東道古人各指其地之所向而言之

官奴

今以官奴為官奴即官婢也其字原於周礼天官酒人奚三百人注今之侍史官婢

白癡

漢昌邑王賀清狂不惠注如今白癡則知師古注本於杜預惠自異意同

鏖糟

俗以不凈為鏖糟語雖不雅然有所出霍去病傳鏖　蘭
下注世謂盡死殺人為鏖糟

至竟

杜牧之息夫人廟詩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
至竟畢竟也詩人習用至竟字按漢樊英傳論朝廷若待
神明至竟無他異其餘史書未見用此字

不中用

恒談以不可用為不中用自晉時已有此語左傳成二年
郤子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杜預注不中為之役使

券

今人多曰執券取償按史記曰敬仲世家蘇代謂田軫曰
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又平原君傳且虞卿其兩權事
成操又券以責券者取其合符之義曰左曰皆可

老物

俗斥年老者為者物實無礙人以物也故曰人物况六經中已有此語周礼籥章祭蜡以息老物

利市

利市之説世俗皆然其實六經中已有此事易説卦選為利三倍

蘇幕遮

周邦彦樂府有蘇幕遮之曲按唐書宋務光傳此見坊邑相率為渾脱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盖本於此今語為幕

清年四年戊戌歲十月二十三日啗行離靴甸往西北約
二百八十餘里地名宋行甸行柴册之禮於十一月一日
先到小禁圍内宿泊於二日却於契丹官内選擇九人與
我主身材一般大小者各賜戎主所着衣服一套令給東
九人假作戎主不許别人知覓於當夜子時與戎主共十
人相離出小禁圍入大禁圍内分拨各入一帳每帳内只
有蠟燭一條椅子一隻並無一人於三日辰時每帳前有
契丹大人一員各自入帳列阿骨蠟漢語提認文字也若
提認得戎主者宣賜牛羊駝馬各一千當日宋國大王戎
主親弟於第八帳内提認得戎主番儀得言道我不是的
皇帝其宋國大王却言道你的是皇帝如此往來番語三
遍戎主方始言便是出帳來着箱内番儀衣服畢次第行
礼先望日四拜次拜七祖殿次拜木葉山神次拜金神次

拜大后次拜黑娘子次拜七祖眷屬次上柴龍受冊次入黑龍殿受賀當日行礼罷與太后太叔同出太禁園却入小禁園內與禁上番儀臣僚夜宴至三更而退四日歇伯五日却來靴甸受南祖礼物小禁園在太禁園外東北角內有氈帳二十三座大禁園每一面長一百一十步內有氈帳十座黑氈黑兵幕七座大小禁園外有契丹兵甲一万人各執鎗刀旗鼓弓箭等旗上錯成番書旧字語漢正軍七祖字者太祖太宗世穆宗景宗聖宗興宗也赤娘子者番語謂之掠胡奧俗傳世陰山七騎所得黃河中流下一婦人因生其族類其形木調彩裝當時於木葉山廟內安置每一新戎主行柴冊礼時於廟內取來取作儀住第三日送婦本廟七祖眷屬七人俱是木人着紅錦衣亦於木葉山廟內取到柴龍之制高三十二尺用帶皮榆柴疊就上安黑漆木壇三層壇上安御帳當日戎主坐其中下有契

丹臣僚三百餘人皇后生産如遇八月先啓建無量壽道場逐一日番礼拜一月與戎主各帳寢預先造團白氈帳四十九座内一座最大徑圍七十二尺皇后欲覔産時於道場内先燒香望日番拜八拜便入最大者帳内其四十八座小帳於大帳周圍卓放每帳各用有角羊一口以一人紐羊角候皇后欲産時令諸小帳内人等一時用力紐羊角其声俱發内外人語不辨番云此羊代皇后認痛之声也仍以契丹翰林院使扶却眼抱皇后胸穏婆是燕京高夫人其皇后用井草苗代稈草卧之若生男時方産了戎主着紅衣服於前帳内動番樂與近上契丹臣僚飲酒皇后即服酥調杏油半盞如生女時戎主着皂衣服動漢樂與近上漢兒臣僚飲酒皇后即服黒豆湯調塩三錢其羊羔人收放不得宰殺至自直懸皇后至第九日却歸戎主帳其餘契丹婦人産時亦望日番拜八拜候入帳内以

手帕子抹却契丹醫人眼抱婦人腦卧其草苗若生男時
其夫面塗蓬子胭脂產婦亦服酥調杏油其蓬子八月收
以麁布絞汁用時以浸布水塗面畨婦人時常亦用作妝
飾或生女時其夫面塗　黑產婦亦服黑豆湯調塩畨言
用此二物塗面時宜男女貧者不具此儀
銀牌有三道上戎主下及其丹臣庶每年取初降雪時帶
用戎主太后建墳時但是近位畨漢臣僚等並齊道治變
離漢與万歲也契丹如見月蝕當夜各備酒饌相賀戎主
次日亦有宴會如日蝕即盡望日唾之仍背日坐
戎主及契丹臣庶每聞霹靂声各相鈎中指只作喚雀声
以為攘厭也戎主及契丹臣庶等如見旋風時便合眼用
鞭子空中打四十九下口道坤不克七声漢語鬼風也以
攘壓之凡兵馬應是漢兵多以得勝或必勝二字為號諸
畨兵以萋呵認為號漢語龍虎二字也

銀牌有三道上是番書朕字用金鍍鈒成見在内侍左承宜宋璘處收掌用黒漆匣䀀每日於戎主前呈封一遍或有緊急事宜用此牌帶在項上走馬於南北大王處抽發兵馬餘事即不用之

長牌有七十二道上是番書勑走馬字用金鍍鈒成見在南内司收掌每遇下五京諸處取索物色其進南朝野味鹿茸果子用此牌信帶在腰間左邊走馬

木刻子牌約有一十二道上是番書急字左面刻作七刻
取其本國已歷之世也右面刻作一刻傍是番書汞字其
字只是用金鍍銀葉陷成長一尺二寸已來每遇往女直
達靼国取要物色抽發兵馬此牌信帶在腰間左边走馬
其二国驗認焉

鉄瓜番手鬢龕以熟鉄打作八片虛合成用柳木作柄約長三尺兩頭鉄裹打数不過七下

沙袋番呼郭不離以牛皮夾縫如鞋底内盛沙羊以朱插以柳木作䏶亦用牛皮裹約長二尺打数不過五百

戎主大名寢帳内事不論大小若傳播出外捉獲者其先傳播人處死接声傳播人决沙袋五百契冊盗衣服錢絹

諸物等捉獲贓重或累倍估計價錢每五貫文決沙袋一下累至一百五十文決沙袋五百配役五年若更有錢時十貫文打骨錄壹下至骨錄五十已上更有錢時處死

四時捺鉢春捺鉢多於長春州東北三千里就爍甸住坐夏捺鉢多於永安山住坐秋捺鉢無定冬捺鉢多在靴甸住坐所謂捺鉢者戎主所至處也